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劉
通判宅仰高堂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十八·九釐米寬
十三·二釐米

揚子法言 第一



南軒坐教氏雅書





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內外制者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

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群儒多註書而顯氏矧構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經盡弛民極都焚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關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賡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劾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

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
雖秘藏之多俾加於米正在小說之異固忽於棄
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垂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
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驥犯

宸嚴無任跼蹐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秘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新增麗澤編次揚子事實品題



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敵達鈞道致遠建之有
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



右陸績之辭見述元



揚季有田一壥有宅一區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
子故雄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詁訓
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
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慾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徽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

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顧甞好辭賦先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洪麗溫雅
雄心壯之每作賦甞擬之為式

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厭蟲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以為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
書擬離騷文而反之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
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
名曰畔牢愁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
郊祠甘泉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

風石土既祭陟西岳以望八荒迹商周之虛以思
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
河東賦以勸雄從羽獵故因校獵賦以風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

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之必觸類而言極麗侈之辭
閔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
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
以諷帝反飄飄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又頗以俳優淳于髡憂孟之走作去不

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覃
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
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觀元者數
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
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
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
太初歷相應亦有顓帝之歷焉摭之以三策開之
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
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

事文不虛生爲其太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
測攤瑩數文捫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
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元丈多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元太深
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客曰凡著書者
爲衆人之所好也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閉音眇
盲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薄群生歷
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殆不可乎揚子曰俞大味
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曠之調埃
知音之在後也

雄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究
終破大道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蒙論語號
曰法言

右班固之辭見西漢書本傳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
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
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復侯以
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實好古樂

道其意欲求名於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君頡作訓纂箴莫善於盧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矜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巨譚以爲絕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怒

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家素貧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酒肴從

游學而鉅鹿侯芭音葩常從雄居受其一元法言

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餽也雄笑而不應天鳳五年卒

王邑嚴尤聞雄死謂巨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後世乎巨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三誅絕之罪也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盛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右自序之辭見本傳贊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世 門綴而 甲思草法纂元斟酌六經於易象論潛一篇籍以 章厥身

右叙傳

揚子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用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右秦宓之辭見蜀志本傳

李銓嘗著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右范喬之辭見晉書本傳

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揆天庭考四海而爲雋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美造物者以爲程

右左思之辭見文選蜀都賦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如何子曰靖矣

右文中子之辭見天地篇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也善惡混歟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是而今也善惡也是而今也

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右韓愈之辭見文集原性篇 又讀荀篇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伸之以爲鑒治覽其劇秦羨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無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且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感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

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威子荒齊樂知其不可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之人不作也

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言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况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右陳黯之辭見文粹詰鳳篇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

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以同也知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其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於宗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於宗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通諸道

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人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箕子去之，微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孟子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右王安石之辭見文集

蒙示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其患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箕子微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

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
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
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
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
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
彼之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
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
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
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
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見

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
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
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
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
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而已則
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
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如何
耳若此者孔子所不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

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拙身以伸道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

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羨新考之則及

閻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貞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元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是執太元方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難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閻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右曾輩之辭見南豐文集

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其非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之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疾莽之篡位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心

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拂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

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道泥矣且太元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亶譚稱太元曰是書也與太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潛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右孫明復之辭見文集辨太元篇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彫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彫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彫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智者道而難與俗人言也

右蘇軾之辭見文集荅人書

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人之生也雖未有不蒙然而至明之理已具矣故善學者必先知其善然後可以學善教者必先知其善而後可以教仲虺言降衷詩言秉彝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言良知皆於衆人昏蒙未定之中指以告之庶幾其得所從而至也今揚雄乃言倥侗顛蒙恣于情性則是先以為不善而後以理訓之不惟失聖賢之意而學者用力求端之本亦差別矣此與荀卿性惡異言而同失非所以為教也玉必有璞金必有瑱火必有煙鬱而未章雜而未純也然學者先自知其所為善而善養之則得矣

異端之學並起而名家至漢猶數人孔子之道未明而孟子之書殆不傳於世非博道爾雅之士莫知好焉雄之自比蓋真有意於翊扶羣聖之書以罷黜百家之偽說者其用力勤而勞矣非利之也漢末異說稍息而六經盡出由東京以來皆專意一志以修明王道雖未足以知之而於向之異端則無習矣因雄書以求孟氏因孟氏以求孔子雄之功如此

右葉適之辭見文集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

不場

王

滄堂

三

○篇目

精舍

三

三

三

三

永嘉先生陳君舉編

學行篇

吾子篇

脩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問明篇

寡見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騫篇

君子篇

孝至篇

淵騫篇

淵騫篇

○門類

三才

天地

天

天文附

天人

聖人

大人附

聖道

聖德附

聖言

聖製

聖經

聖賢

君子

君人

太古

堯舜

舜禹

唐虞三代

周

古賢臣

列國名臣

漢名君

漢名臣

臣道

孔子

孔子弟子

孟子

揚子

道

道德

五常

心氣附

性

學

聞見

師友

脩身

禮樂

法度

文武

治無為附

教化

中和附

政

號令

儒士

詞賦

史附

天下

中國附

賢德

忠嘉附

孝

明哲

拾遺

事要總類

三才

觀天地則見聖人

脩身篇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

聖人法天簡易

並五百篇

通天地人曰儒

君子篇

天地

天地交而萬物生

脩身篇

天地神明而不測

神明照知四方

天地為萬物郭

並問神篇

天地裕於萬物

萬物裕於天地

天地之得斯民

並孝至篇

天

天文附

天高目下耳

問明篇

天道勞功

孝至篇

雷風鼓舞萬物

先知篇

大聲非雷霆

問道篇

天人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

問神篇

聖人繼天測靈

聖人以人占天

並五百篇

天人因成如何

重黎篇

聖人

大人附

仰聖人知衆說之小

遷善聖人之徒

並學行篇

聖人虎別其文炳

衆言淆亂折諸聖

並吾子篇

有德者好問聖人

聖人樂天知命

聖人用天下檢

獨智入聖門

並脩身篇

惟聖可以開明

問道篇

聖人存神索至

聖人成天下大順

聖人致天下大利

聖人成順致利

並問神篇

聖人聰明淵懿

五百篇

聖人冠乎羣倫

聖人聰明冠羣倫

五百歲而聖人出

無事於小爲大人

並百篇

聖人樂天

先知篇

聖人表裏如何

重黎篇

聖人德之爲事

孝至篇

聖道

聖德附

聖人之道猶日中

先知篇

聖人道若天

君子篇

聖道羣心之用

德隆則畧星

並五百篇

聖人德之爲事

聖德遠人咸慕

並孝至篇

聖言

聖人之辭若川

言書心聲畫

並問神篇

聖人之言遠如天

五百篇

聖言炳若丹青

君子篇

聖人之言似水火

聖人言之至

並問道以明

假言周于天地

寡見篇

聖製

聖人得書之體

問神篇

聖人肆筆成書

五百篇

聖經

事辭稱則經

五字子篇

虞夏商周之書

詩書成於仲尼

聖經不可使易知

五經為衆說邪

春秋成於仲尼

並問神篇

五經不如老子之約

古者三年通一經

惟五經為辯

並寡見篇

書可觀而不可盡

五百

聖賢

觀聖人則見賢人

修身篇

聖賢之言如天地

五百

君子

君子貴遷善

學行篇

君子之道有四易

五字子篇

君子彊學而力行

君子不動動斯得

並修身篇

君子競辰

君子在治若鳳

問明篇

君子盡心於聖人之道

寡見篇

君子愛日

五百篇

君子為國張綱紀

君子為國謹教化

先知篇

君子絕德

重黎篇

君子言動成文德

君子於仁義柔剛

君子避礙通于理

君子言則成文

並君子篇

君人

君人致帝者之用

君人成天地之化

君人明道信義

並孝至篇

太古

太古塗民耳目

問道篇

堯舜

堯舜不戰屈人兵

問道篇

堯舜之道延其光

堯父舜子

並孝至篇

唐虞咸有顯德

舜以堯作土

並重黎篇

堯有天下舉大綱

堯舉大綱命舜禹

唐虞象刑惟明

並先篇

舜禹

虞夏行堯之道

行堯之道法度彰

虞夏襲堯之爵

並問道篇

虞夏之書渾渾

問神篇

舜禹孝功絕德

淵養篇

禹以舜作土

重黎篇

舜禹受天下不為泰

虞夏禮樂法度如何

唐虞三代

堯舜禹君臣而並

五百篇

唐虞三代有顯德

重黎篇

泰和在唐虞成周

孝至篇

周

文武父子而處

五百篇

文王淵懿

問明篇

周康之時頌聲作

孝至篇

古賢臣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

臯陶以智為帝謨

並問明篇

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臯陶謂之嘉

並孝至篇

列國名臣

子胥種彘孰賢

重黎篇

漢名君

漢屈羣策

文帝曷不用頗牧

並重黎篇

漢名臣

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

並吾子篇

楚兩龔之潔

問明篇

齊魯有大臣

五百篇

羣策屈羣力

重黎篇

張騫蘇武之奉使

張子房之智如何

並淵蓋篇

臣道

近世社稷之臣

社稷之臣終禮樂

近世名卿孰優

近世名卿名將孰優

並淵蓋篇

孔子

天道在仲尼

孔子習周公

立道仲尼

孔子鑄顏淵

並學行篇

治己以仲尼 脩身篇

孔子之道較且易 吾子篇

仲尼潛心於文王 問神篇

孔子用齊人歸疆 寡人篇

孔子愛日

仲尼神明 並五百篇

仲尼之道猶四瀆 君子篇

孔子弟子

七十子肖仲尼

顏淵習孔子

顏子苦卓如何

晞顏亦顏之徒

顏子樂內

顏苦孔之卓

術業顏淵 並學行篇

顏淵潛心仲尼 問神篇

淵騫攀龍附鳳

七十子聞見如何 並則篇

顏淵進退以禮義

顏淵以退為進 並君篇

孟子

孟軻勇於義 淵騫篇

孟子知言之要

孟子知德之奧 並君子篇

揚子

揚雄自比孟子 吾子篇

道

道者無不通

適堯舜文王為正道

道若塗川 並問道篇

先王之道滿門 寡人篇

知其道者其如視 先知篇

天下之通道如何 孝至篇

道德

耕獵得道德學行篇

道德仁義譬諸身問道篇

老子之言道德問道篇

五常

仁義禮智信之用 仁宅

義路 禮服

智燭 信符

萃貫副則禮並脩身篇 事得其宜之謂義重教篇

自愛仁之至 自敬禮之至並君子篇

心氣附

神心經緯萬方 神心潛天地並問神篇

氣者適善惡之馬脩身篇

性

學者所以脩性學行篇 人之性善惡混脩身篇

學

學者審其是 學之為王者事

大人之學為道 學求為君子學行篇

聞見

多聞守之以約 多見守之以卓

聞見卓約如何吾子篇

師友

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

一卷之書必立師

並學行篇

脩身

脩身以為弓

立義以為的

脩身篇

禮樂

治天下礙以禮樂

聖人治天下以禮樂

並

周之禮樂庶事備

問神篇

法度

法始伏羲成乎堯

法者謂唐虞成周

並問道篇

聖人之法關盛衰

什一天下之中正

並光知篇

文武

文訓武克如何

事得其序之謂訓

勝己之私之謂克

並問神篇

治

無為附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

問道篇

四海奠枕于京

寡見篇

天下治之在道

四海治之在心

並孝至篇

教化

中和附

防範見禮教之至

五百篇

動化莫尚中和

中和在哲民情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使人有士君子之行

甄陶天下在和並先知篇

政

立政莫尚中和

從政審思斃

為政日新

真偽則政核並先知篇

號令

號令鼓舞萬民先知篇

儒士

士何如可以裨身脩身篇

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寡見篇

周之士也貴

周之士也肆並五百篇

詞賦史附

詩人之賦麗以則詩子篇

品藻實錄如何重黎篇

天下中國附

中於天地為中國

有天下者審其御閭道篇

乘國如乘航寡見篇

賢德忠嘉附

大器猶規矩準繩

大器先自治並先知篇

忠言嘉謨如何

知哲聖人之謂俊

秀穎德行之謂洪並孝至篇

孝

孝莫大於寧親

父母子之天地

並孝至篇

明哲

明哲芳燭無疆

微何如其明

並問明篇

拾遺

天常帝王之筆舌

問道篇

豹變則虎

百子篇

事要總類

童子彫蟲篆刻

屈原如其智

公孫龍詭辭數萬

羊質虎皮

說鈴

並說鈴篇

合則渾離則散

老子推提仁義

可則因否則革

並問道篇

幽必驗明遠必驗近

童烏九齡與我玄文

鄭子真不屈其志

並鄭子真篇

堯將遜天下於許由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魏武寶山河之固

大寒而後索衣裘

洪羊權利

秦負聖人之法度

並秦負聖人篇

關百聖而不慙

貴無敵富無倫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忽眇綿作昞

大作綱小作紀

天先春後秋

並天先春後秋篇

妣氏治水土巫步多禹

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秦罷侯置守

霍光堂堂乎忠

文帝罪不孥宮不女

藺相如伸秦屈廉頗

邴大夫不伐善

並重校

東方生滑稽之雄

蕭也規曹也隨

並補

弼中彪外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荀卿同門異戶

子游子夏未得其所書

聖人耻一物之不知

謂

石奮父子之美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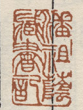
漢德可謂允懷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並考至編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終

麻沙劉通判宅
刻梓于仰高堂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氏詆訾聖

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大氏大歸也詆訾毀也迂

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

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

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大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

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

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為十三卷顏曰與撰同象論語號

曰法言

學行篇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子

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辨者惟

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倥侗無知也顛蒙頑愚也

也恣于情性觸意聰明不開謂

情則聰明有所蔽訓諸理訓導謹道言天民

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譏學行譏撰述也古或通

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言之次

也能辨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教人又其次也欲廣其業以

行性而言誠可以為師矣故又居其次欲廣其業以

學行

人為人次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咸無焉為眾人三者民斯為下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

乎晁曰呼報切下可以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

意求者皆不音做此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晁曰學如不及豈俟羨久

生然後為學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

道無羨於彼有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

者皆非好學者也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仲尼

述之駕說者也其道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

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而舌傳言如此則是仲

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

揚

二

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

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

確諸有玉者錯諸不確不錯焉攸用確錯右名也

善誘于人以為未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

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確而錯諸質

在其中矣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

之一也此之謂矣學而至道質性愈全光曰金玉

二物苟確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

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

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疆人也光曰

止焉則止也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

學行

不亦螟螽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

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遇螟螽而受化久

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也螟螽桑蟲也螺贏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死

而化之以變為己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

始可以祝而變之詩草木疏云螟螽桑上青蟲螺贏細甞之言螟螽與螺贏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尼之

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先音冥音零

友以磨之切磋琢磨名譽以崇之身揚名立不

倦以終之強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者勤而行之

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

非也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弃弓良去策

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

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己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先音

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

聖人之道焉或曰此名也顏之名彼名也逢蒙良

般之處一焉而已矣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

者眾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

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

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

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

之揚之言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為

學行

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
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為易論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秋曰周孔顏子之
川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先曰吳未本作衆
或問
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世言鑄金可鑄歟方術之士能銷五石化為黃金
故有此問○或曰或人謂三品

之金皆可鑄為黃金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故荅以鑄人○或曰觀見也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

顏淵矣鑄之令殆庶幾借問顏淵不鑄亦常人耳遇

異或人跋爾曰曰哉問鑄金得鑄人跋爾驚貌曰

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或曰或人悟
百問於妄之鑄金得具牀之鑄人○或曰跋子六切

所以脩性也禮智信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學則正否則邪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
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

滅○或曰五事入皆有之不學則墮物而遷不得其正

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或曰桐當為侗字之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侗侗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

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洞無所據焉○或曰此章言學

為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初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其

事也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

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

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
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或曰當
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人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
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或曰
務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

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或曰有似是而非而學者不

悟從而為道者多矣○**光曰**

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賣

師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光曰**闕也孟子云鄒與魯聞言市聲如聞而闕然○**光曰**闕下降切音升

一卷

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

必立之師○**光曰**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

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一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皮命切習乎習歎習貫之移人也○**光曰**以

習非之勝是也○**光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於所習不知其非習

小道者亦類於此○**光曰**况習是之勝非乎經曰是謂正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宋吳本作烏呼音義曰學者

審其是而已矣勝於五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

學者詳審而已矣柄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

知是而習之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微也

相傾○**光曰**眾說之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之為王

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已矣矣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鉞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立之聞諸葛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或

問進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于

學行

學行

學行

學行

學行

學行

偽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

○說曰盈科則漸進也○說曰子路有聞末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

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漸于陵流水就下

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說曰鴻漸于陵流水就下其漸一也○說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

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請問木漸曰

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請問木漸

易曰山上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

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

○說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說曰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切

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

若斧藻其塗者歟斧藻猶刻楨丹楹之飾塗也○說曰音節斧

斲削也藻文飾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說曰無衆人則異乎

○說曰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說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人矣奉

訓誨○說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人○說曰賢者述之異於衆人○說曰能循禮

義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說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

又異賢人○說曰聖人作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訓言

異於賢人○說曰極深研幾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訓言

物者其豈徒哉○說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說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

自別於鳥獸豈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作是禮以

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說曰人而不學禮義之者所以求為君子也說曰言非獨求而不得者有

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

業○○曰求而不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

得蓋有所未至○曰求而不 亦顏之徒也○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則是○曰顏子疾幾疑其難 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

考甫常晞尹吉甫矣○魯頌○曰正考甫宋宣公之

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

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 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曰

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閔公

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楸有駟路寢孔碩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曰揚子以謂正 如不欲晞則已

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曰書謂諸傳

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 而世不尚○曰漢文帝以

也言此等書宗旨與經非同也 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治之可

乎曰可○曰揚子以為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

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 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

决科○曰射以决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

量其大小畧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

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决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

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立京氏書則

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

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 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

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曰或人謂可以

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

乎○曰或人謂可以 曰耕道而得道

學行

之至也

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必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敏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必曰皆余亮切。或曰猗

頤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

顏其餒矣。必曰倚頤用監益起魯之

富者言倚頤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必曰彼

以其粗必曰施顏以其精必曰奉彼以其回必曰顏以

其貞必曰顏其劣乎必曰顏其劣乎

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必曰

回彼以犬馬之養田而不正顏以承頤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必曰千胡切養駘為粗養志為精驕乱爭疾為邪

屢空不改。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必曰

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實以為樂。必曰音洛下可以意求朱不金印貴者之服上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

皆不如。必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

子之樂也必曰內必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必曰外必曰

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必曰或曰請問屢空

之內。必曰欲以此義朝揚子也。必曰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

意也。必曰顏子屢空何為樂內。必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必曰顏不孔雖得

天下不足以為樂必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然

亦有苦乎必曰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必曰曰顏苦孔之卓也

必曰言顏之所苦無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遠耳故曰仰之

由也。必曰李本作顏苦孔。或人瞿然。必曰瞿然

苦也必曰祇其所以為樂也必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

然曰茲苦孔之卓也何適其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懼聞名心懼。必曰音句。必曰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

慕之所以為樂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

顏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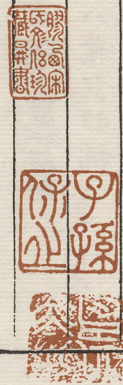
秘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是也有學術業

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或曰立道仲尼不

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或人疑孔

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曰未之思也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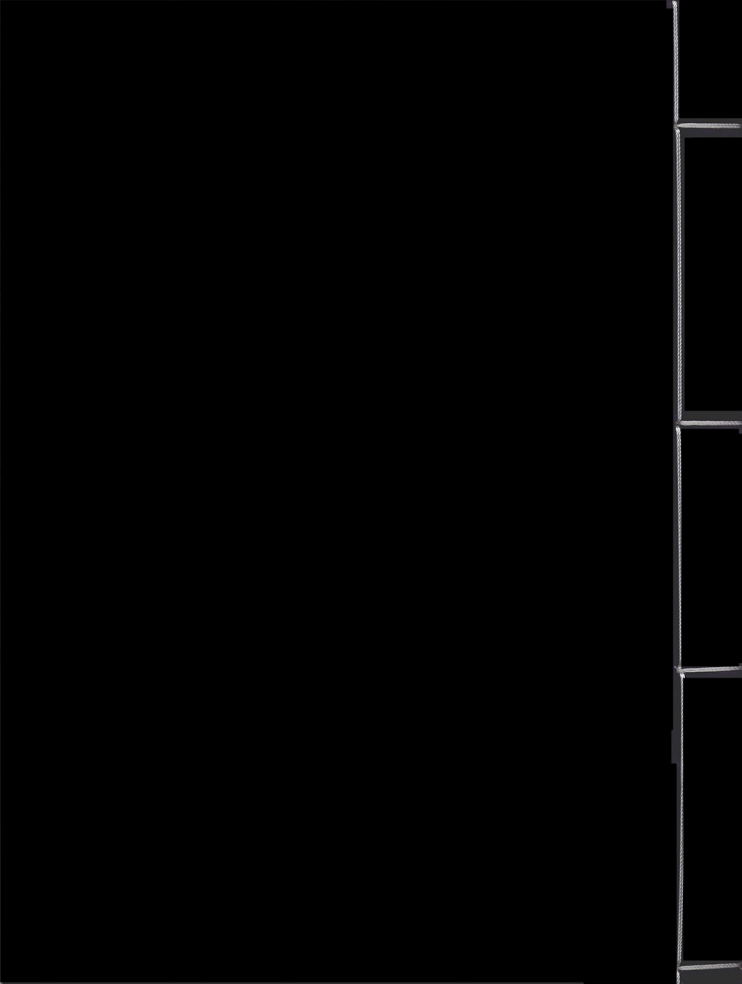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卷第一原十葉今闕第八葉記抄補 癸亥二月九日記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二

揚子汰言

第二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訖今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從李吳本迄許訖切顏曰周周公

也迄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 秘曰迄至

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 乖離感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

之章作而乖離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秘曰後說誕

釋之闕乖離二字於下句其失其義諸子 乃乖離於諸

矣圖微 貴此聖人坦蕩之美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

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秘曰圖謀

也微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微美 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

家譟吾子秘曰綺靡荒唐 唐駁刻諸說俱謂之文人各辭尚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

夫不為也梅作之也 賦曰漢儒之賦古詩之流尚曰彫

之具爾作之者所宜擇焉秘曰其文彫刻非法 或曰賦

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或曰賦

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 秘曰言賦將以諷之迺歸曰

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

之志感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也 秘

曰調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調之以正如其不已

迺復成勸言不正也光曰 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

宋吳本無曰字今從李本或曰霧縠之組麗 麗蠶害

0 115 35 925" data-label="Text">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曰曰女工之蠶矣 麗蠶害

0 115 35 925" data-label="Text">

女工辭賦雖巧或亂聖典秘曰猶麗靡之害正也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言

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使

人多禮乎。言擊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

論謂劍可以衛身。功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大道。故對之。以為

狴犴。狴犴之言。狴犴之言。狴犴之言。狴犴之言。狴犴之言。狴犴之言。

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夫。夫枚乘漢都尉善。曰必也。

賦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辭

人之賦麗以淫。奢移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曰

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

聰聽。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

而巳矣。心以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

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宮商角徵羽也。

吾子

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雅分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非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

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也。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光**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溫雅失之矣。○**光**曰哇淫聲也。五声声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光**

曰哇鳥瓜反。哇以喻奇僻之論。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光**曰黃鍾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則邪佞不能入也。○**光**曰黃鍾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則以平和之卒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揚推大卒也。○**光**曰宋吳本確作確。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卒道猶諸聖人。概以中正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

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溷法度也。○**光**曰溷亂也。淫辭之溷也。正法屈原曰溷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溷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惑之。以或問屈原智乎。○**光**曰屈九勿切。曰如玉如瑩如

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察如玉。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汗。如玉之瑩矣。然為上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說也。○**光**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之忠。目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之碎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不足言其智也。或

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光**曰尚事實。賤虛。詩

事勝辭則伉。○**光**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實矣。○**光**曰實

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史記曰

吾子

吾子

吾子

子路志伉直○**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辭勝事則賦

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

賦曰揚子前云辭入之賦嚴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

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目**據

當時賦**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

之賦**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文質彬彬**○**光**曰_尺證切

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

○**威**曰_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

以充足呼之則未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或問公孫龍**

矣○**光**曰_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

容盛威儀有德則為文章無德則為澆偽

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

法欬莊子曰公孫龍辯者之法類此○**馬**

馬辯者之法類此○**孫龍**辯者之法類此○**馬**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

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

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

五子

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

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列苑也况介丘乎早眇也介小

沈也况枯澤乎讀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

知眾山之連延已早矣况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

為法乎尔雅謂河所渠井七百一川也黃郭云潛流地中

耳○**光**曰惡音烏下同徒河切捨舟航而濟乎瀆者

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無末弃常珍而嗜

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安也委大聖而好乎

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嶮之

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經直讀如

徑四山中絕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

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

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曰子曰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惡夫不由聖人之道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

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欲學蒼頡史篇

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或曰有人焉自

而闕發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或曰有人焉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几籠其裳則

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

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棒忘其皮

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曰

音義曰天復本草作羊今從諸家本曰君子

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曰

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曰

變則虎曰狸變豹豹變虎豈然邪亦猶循善誘人也曰

吾子曰君子瞻聖人亦聖之徒曰言三者皆有

於編後曰許辯之狸變則豹曰辯人騙君豹

文章頌其質不同耳若能變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

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

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無淫非正不聽擇則亂淫

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侈則邪辟擇則亂淫

擇謂言雜是非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調以正道而其辭已邪述正道而稍邪

述正道而稍邪者有矣鬼谷而終詭數又尺兵切

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鬼谷而終詭數復本亦稍正道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入於聖道者也

已試之効且易知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首猶亂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固曰幼童而守一莖白首而後能言何其較且易曰謂

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易知猶夾谷齊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

子請見孔子以紮已與之不詐詐也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佔畢以為如姦姦而詐詐

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者以詐欺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堅子皆知之矣豈特揚子言而後辨

哉夫不姦姦者謂不姦其姦知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其詐如關文之類

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如使姦以敵姦詐以拒詐李能正

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

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吾子

守之以卓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則無卓也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

道之卓○

聞說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明聖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三千寒如之何矣

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十絛單薄不可以禦冬

丈賦藉子不可以經聖典。○

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說辭小說不益於正理。○

者雖博而無益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

○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則書 五經 其統一也

脩身篇 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

事有本真 曰凡事有本 陳施于意動不克咸 曰克能

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 本諸身 曰白求

意自布行之則勿求備於人故口不克咸 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

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 課脩身 曰內充至理而行

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 脩身以為子矯思以為矢 曰矯思猶正思也說文

斯恣切 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 曰無敵

巨淹切 善惡混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而 人之性也

後發俱中道之宜莫定也 善惡混 曰丁仲切 善其善則

尋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仁克念作聖揚子之言

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 善其善則 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

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哭 脩其善則

喜怒喜怒哀者善惡之端也是正性與善惡相混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曰孔子云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

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

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

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下

者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

善則行繇驩辨欲引而為惡則謀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

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

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

相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刁牙則亂今揚子之意

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

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

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然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而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狂罔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薙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以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為人之性善惡混者善惡

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瞭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

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御氣為人若御馬也。利適惡路則驚蹇。○然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然曰夢得曰志之所往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王之不用則亦勤且憂乎。然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法。

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然曰孟子謂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知命則不憂。然曰丘人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或問銘。○然曰若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對美戒。○然曰若

皆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對美戒。○然曰若

脩身

人之辭可為也

所謂文章可得而聞

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

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

是以君子彊學

而力行

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

行珍其貨而後市

必貴

脩其身而後交

必固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通

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

慎言

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

上交不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宋吳本有為

或

曰君子自守奚其父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

揚子二

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

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黨非朋友也

好大而不為太不

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

成一簣止吾止也

仰

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

道弥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

邵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

園有莠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

恐之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心不剛儔克爾

儔誰也感曰明謂明悟剛謂剛正

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

脩身

義路也以遵行**禮服也**以飾身**智燭也**可以

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物以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皆中道**有意哉**謂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按孟子無此語**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

道治修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

可乎治己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馬以材當以

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雖有喬喬

不可得雖處切切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強學○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

田雖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

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

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長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

尼猶大田莠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

心切切者也遠人指仲尼○讀如甫○讀如驕或人

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切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

以安處

昭信符也

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

道治修其己

可乎

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不可得雖處切切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強學○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

田雖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

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

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長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

尼猶大田莠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

心切切者也遠人指仲尼○讀如甫○讀如驕或人

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切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

以遵行

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

物以致誠

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

道治修其己

可乎

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不可得雖處切切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強學○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

田雖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

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

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長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

尼猶大田莠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

心切切者也遠人指仲尼○讀如甫○讀如驕或人

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切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以飾身

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

物以致誠

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

道治修其己

可乎

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不可得雖處切切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強學○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

田雖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

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

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長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

尼猶大田莠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

心切切者也遠人指仲尼○讀如甫○讀如驕或人

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切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可以

昭信符也

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

道治修其己

可乎

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不可得雖處切切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強學○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

田雖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

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

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長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

尼猶大田莠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

心切切者也遠人指仲尼○讀如甫○讀如驕或人

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切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

脩身

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
矇矣○音蒙 焚魂曠枯糟享曠沉○音

無切音 墮填索塗真行而已矣而求道雖用白以杖地

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音 焚魂曠枯糟享曠沉○音

用者之○音 當為精萃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焚明

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沉不日月日之用發矣以至

於索塗真行而已矣○音 焚魂曠枯糟享曠沉○音

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

則枯目精久曠則沉於是杖地而求路真行矣○音

晏云葭者葭之白皮墮地也○音 焚魂曠枯糟享曠沉○音

切音 山青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獵目之資於日月然後

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為弃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弃目矣

或問何如斯謂之

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

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宋吳本作言重行重貌重好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重今從李本 重則有威好重則

有觀必有可觀 敢問四輕曰言輕

則招憂必可觀 行輕則招辜必可觀 招淫必可觀

輕則招辱必可觀 好輕則招淫必可觀 禮

多儀美其多 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

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

華則野華無實則史音勝文則野文勝實則史此義

同之且如史字音古非也○音 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

○音 李本史作音音古音義曰賈人術鬻過實今從宋吳

本

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理 山雌之肥其意

得乎守道遇時之貴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

者以其飲咏遊處得意

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

○音

脩身

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樂。光曰。臞其俱切。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粹

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在忽。粹謂以手摔蒞茹也。光曰。粹亦山雌也。何其臞。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

切百官牛羊若堯之所以養舜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

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或問犁牛之鞞與玄駢

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或問犁牛之鞞與玄駢。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光曰。犁雜色玄駢也。駢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世與

之鞞有以異乎。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世與。駢赤也。皮去毛曰鞞。光曰。鞞苦郭切。駢息營切。曰同。

駢赤也。皮去毛曰鞞。光曰。鞞苦郭切。駢息營切。曰同。言其為牛一也。故。然則何以不犁也。牛之同而宗

曰同。毛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犁也。牛之同而宗。願何取玄駢而不用犁也。光曰。祭祀之牲取黝駢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汗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

曰。或者言凡人願其中心。曰。將致孝于鬼神不敢以其。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文。曰。將致孝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貴純色而不敢用犁也。如剗羊刺豕罷賓犒師

惡在犁不犁也。剗羊義見易。感曰。當為饗字之誤。犁與不犁皆用之。如為賓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

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飭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剗若圭切。罷哀都

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禮文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

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若哀公問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目

臣事君之類。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德者好問。光曰。息淺切。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德者好問

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如其好問仲尼

則魯作東周矣。或謂成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

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

脩身

脩身

脩身

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使魯
作東周不亦異乎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作也但能作
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尊
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豈止使魯如
平王之衰邪學者宜辨之。或問

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

諸門乎。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宋本門作固。今從李。曰在夷貉則引之。韓莊

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倚門牆則麾之。韓莊

知樂禮樂之不存在蠻貉則引之也。倚門牆則麾之。韓莊

壁去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其衆敢問何謂也曰

莊雖借論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

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迺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恆既失

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

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則何也答曰

妙指非見形而不及之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

其籟迹一以賈之雁心而已。先曰貉母百切言惜乎衣

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惜乎衣

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是可惜也。惜乎衣

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爲諸子也。先曰上曰

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

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聖人耳不順乎非

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也。先曰無聽不是

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也。先曰羊至切賢

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也。先曰惟義所在。聖人曰

神。神德行也。咸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壹於

執神而固焉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觀乎賢人則見

脩身

衆人光曰賢人能爲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衆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

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秘曰天地之道聖人

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秘曰欲廣其道天

下有二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光曰家人自以爲法

賢人用國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利物者不

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天下

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秘曰禮者仁之所發義者仁之

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秘曰上智也宋吳本人作仁今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視身視安視福也

曰秘曰是支柱矣二切又音題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其爲

外也肅括則可以視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

肅括斯士之福也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

至何元激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激大惡也

上士之耳訓乎德順訓下士之耳訓乎

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耻

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耻言

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

之言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脩身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 光重添註

問道篇 身乎克脩道乃

芒芒大道 洪荒混茫之初。註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

漢書及李本大昔在聖考 聖人作万物觀伏犧肇畫八

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

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丘之事復有非老莊

之說註獨拍伏犧畫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二五得中

卦以解之不亦謬乎 ○ 言履聖人之道罕有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

幾者惟顏子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

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中極此之謂也註以二五解之其非

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

去異焉李者辨之。○ 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

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

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之為人仁也擇乎中

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不可女姦罔 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

也 譏問道 ○ 謂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

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物由之以通。○ 或曰无不通者言道之施也无所不通注謂万

言之無或曰可以適他歟 言道既貫三才合仁與義而

不通也 或曰 言既云聖人之道无 曰適堯

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

而不他或問道 道字今從李本 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 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

問道

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理也今下无荅文者蓋鄙其不諭教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荅皆出於子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李者荅之注殊不明其首何以哉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曲也此因形以取譬○

荅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從之也○**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

諸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

諸篇則頽閃其如台**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

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

无荅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无不正也安在曲士而能通之哉注措其首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深失之矣○

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无**或曰**二字今從李案

吳本揚子設為或人意難自結上意耳**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

譬一身**夫道以導之**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有德則動

斯得矣**仁以人之**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禮以體之**合則渾離則散**渾戶昆

事得其宜**禮以體之**天也

曰五者之備天命全也**合則渾離則散**反五者合而

言之則渾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躰者其身全乎**

四躰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

全**或問德表**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上

問道

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
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
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
亂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莊都田切舊本皆從手擲也
魏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博高提吳太子

吾焉開明哉禮李則吾道警矣

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字之誤也言開

吾道之警以為之明者惟聖人尔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
之類○**秘曰**吾道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
諸子它道无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无聆聞之
實郭璞云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
達可行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

音聆關日月齊明視其丈者不下堂知四方○**秘曰**聖人言之極
至吾道无所昏曉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无所不通

之闡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无所見○**秘曰**自肯
本開作闡今從李本音義曰闡

問水火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

明宿之而彌壯宿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弥壯左氏傳曰
宿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藏之於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

為虎贄咸曰五礼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
而捨異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尔虎贄躅之外

治也咸曰或以太古无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无益於
道○**秘曰**伏犧以前无聞焉疑其无法制而自治曰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与禽獸同

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
臣大成也○**秘曰**伏犧大明天地之

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

伏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于唐堯而

問道

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也○然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无一贅之虧矣○然曰不贅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疆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耳苟或持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軀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用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智者為其鑿也

己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己或問大聲聲孰為大曰非雷非霆隱隱眩眩久而愈盈尸

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无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光曰黃老之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

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光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是則因之否則變之

無常道太玄曰大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物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變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綱為哉

堯之道法度彰禮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國曰阜也富也溫公本作視無為矣視曰阜厚也垂衣拱手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

為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光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為之時○溫公本作天下民之死或

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

問道

難塞

人以爲太古不知絕禮樂於塗塞人之耳目今不見不聞使之純一

矣 太古未作禮樂於塗塞民之耳目使其純德

曰天之肇降生

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

而其耳目

矣 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

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宋

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

矣 視聽並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塗之

宋 所貴乎聖人之治者以其能明

以養民之視聽也或以太古塗民之或目而患其見聞之難蔽塞此不知所以明民視聽之術也

曰天之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蓋所以養民視聽之道也夫目所以見也視之禮則

去偏而歸中耳所以聞也聽之樂則去淫而之扣使其視其不在於禮樂則民之耳目亦安得而

蔽塞故曰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古之人其治不忘乎禮樂者凡以發民之有見聞也

或問新敵

宋 問政教之隆殺曰新則襲之敵則損益之

損益

宋 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敵猶父守成之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始仍舊貫故曰

隨時襲之守成之際視可而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初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禮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

吳 政教之隆則因而襲之敵則革而損益之

宋 法有所可行雖聖人不得以必更

新者其法未敵也故襲之敵者其用非新也故損益之襲所以

因之也損益所以革之也法至於能因革則變通以盡利矣

或問太古德懷

不禮

宋 馬融也言太古之民歸於工也猶嬰兒之慕母駒情之從乳安用禮

吳 上者俱懷世之德也曰嬰憤乎

禮也

宋 言今若亡禮人皆嬰憤矣可乎

吳 人殊禽獸豈嬰憤母懷不父懷

禽獸知有父母

吳 嬰之未有知禮之

而不知有父母

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宋 言今或去禮則人猶後盡其美善

知母而不知父皆如

駒憤矣故兼知

吳 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

補之

父母禮可備也

吳 嬰憤之懷昂若夫人父母之愛也懿美也

補之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格揚子亦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宋 德所以愛也禮所以敬也夫道

古德懷不禮懷失之於倫也致委於其母敬敬於其父乃道之在也故

楊子於或人之問而謂之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懿者其美至

於充實也愛敬於其父母此充實之美也故以懿言之然則君子不貴

嬰兒慕者以其未及於有知也不貴駒憤從者以其生而無知也母懷

愛父敬知而有別也

古所以異於太古也

狙詐之家

問道

何必狙詐乎

法何必詐哉。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周官司馬以九伐之

不仁之至矣

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申韓之術峻刑裁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

何牛羊之用入也

狙故曰不仁之至也。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腰臑也。敷

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腰臑也

敷。月日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蠟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蛄天蟻也。蟪應劭云。蝓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蟪蝓入穴故螻蛄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

久乎其越死猶狐狸螻蛄不過乎。或曰方不利筆

不銘而獨加諸砥

精曰砥。磨石也。砥磨石也。不亦可乎。刀銘之

也。以砥筆秃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銛當為銛砥

劫二

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喻云。宋李銛作救濟。巨淹二切。今從李。吳本。息。策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可砥。曰又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

名非道邪何自然矣。秦尚刑法而加諸人。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自然矣。今民也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

稽道

聖人諸子釋之泝矣。○禮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刑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禮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異。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禮曰以上言太上無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禮曰唐虞成周之道德如申韓如申韓。再言者疾之甚也。○禮曰法者謂唐虞成周者何足。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為法。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訓李徒則頽閔不能勝之。○禮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台我也。○禮曰子廉反。台音胎。或曰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

少欲。有簡質之益焉。○禮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耳。○禮曰周之書十餘。不言其要。不歸於老子之心。此可取子以無。觀妙為理。至周不顛。享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

衍有取乎曰自持。禮曰有疑時之風焉。○禮曰言難行之術。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禮曰衍之書十餘。万言。然要其歸。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

知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禮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本乎老子。滅絕。禮李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万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禮曰罔誣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李軌柳宗元註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神故次之問道可窮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惚恍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

禮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緯於万方而並有歸趣

曰君子之心天有五者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主此五者之

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

神者莫若心請聞之神者未諭心之義故請之曰潛天而天

曰潛地而地潛深也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

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言世

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敢問潛

可盡見之况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論理也

心於聖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

之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是達也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

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間耳其殆庶幾也當作問字之誤也孟子謂顏

聖人不志惟一淵具聖人之跡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間際也言去

肖其明不能守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地易係辭仲尼

本類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注以安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

非謂矣顏子具跡庶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夫子

不可得而間也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

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潛

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

正純粹精也人亦以神明精粹經緯万方人心其

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人心如神變化无常操而持

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曰在天地能常操而存者

其惟聖人乎有常不離於道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

探幽索微。曰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成天下

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无逆和同天人之際

使之無間者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曰惟神也成天

間然也。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万物各得其

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為之然後成利同其際使之無間

階皆聖人神龍蟠于泥玩其肆矣龍愚不知聖惟龍知

心之所為也龍蟠于泥玩其肆矣龍愚不知聖惟龍知

也玩哉玩哉惡觀龍之志也歟勤之甚也。曰龍必欲

衆人豈知聖人之志哉。曰音鳥君或曰龍必欲

子之志高深遠大。小入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

飛天乎曰疑其長為蛇同肆不能飛天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時可而外既飛且潛出義食其不妄形

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

敢志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豪雖飲食之間不敢志

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玩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

之矣。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志隱見之

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曰宋吳本妄作。今從李

本音義曰非義不妄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曰

大王聖人也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

手為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曰手當為干字之誤也

問神

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循手者枉桎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十眠諸侯之不諱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桎矣安可謂之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劔而叱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劔而叱謂為人所提攜指使在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

損益數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伏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

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

可知也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

如孔伋孟軻之流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

闕焉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愚之人皆知闕之也

至書之不能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十九故曰過半

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義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數恨書序雖存獨不

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今李者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

易之益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

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咨之以下文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言彼

序謂篇之次序

損一者蓋著數之法可撰數而用故也。如書序雖孔子

亦未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

雖孔子无如之何言不敢虛詆而補之。彼易卦皆有

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

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

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

而空之今斬亡。秦皇燬書漢興劉向以宁古文校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

无亡脫蓋古文獨存。苦貢切音義曰空缺也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

渾渾然猶渾渾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商書灝灝

爾。夷曠。灝灝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周

書噩噩爾。不阿附也。噩噩猶察察也。言尚文而

也謂其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明正也

光曰李本誰作誰。今從宋吳本。胡本反。胡老切。五各

切。渾渾樸樸。難知之貌。灝灝。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

以爲書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嫌其書

難解也。或曰。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

矣。數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猶俄頃

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莫有不

而能出乎其外者。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

月乎。何後世之言豈也。閭閻中正也。信信犬声也。言

聖人猶爲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閭閻中正之義則

理不通焉。或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何

使後世之夸者徒閭閻貌悅之而不能達其心也。閭閻和也

和悅之貌。光曰。宋吳本。嘗作。今從李本。語巾切。豈豈

神

爭辯之貌謂李曰聾曠能默聾曠不能齊不齊之

耳狄牙能滅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感曰曠師曠默

物也。秘曰滅聲也聾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

者必待直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

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者不齊之心也聾曠

師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狄牙易牙也知味

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狂豎刀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

味。光曰滅呼覽呼謙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易牙聾

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聾曠不能齊也

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

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

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感曰猶易極之精義而

百神受職感曰猶大雅之德及黎

驗在禮樂遠必有驗乎近感曰猶二南獲瑞而由

可知驗感曰猶言天地之動必

在損益大必有驗乎小感曰猶言天地之動必

微必有驗乎著感曰猶春秋之推至隱而顯

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

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

難矣哉秘曰難乎為君子也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

之躄秘曰發言成教肆筆成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

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感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

洪盛无能當之者。秘曰照之如白面相之辭相適

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

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

以辭相反也。光曰之亦適也捺中心之所欲感曰

也。光曰同通諸人之嗑嗑者莫如言感曰

盧佗胡二切感曰嗑猶猶憤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目嗑猶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彌綸天下

問神

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文志

者莫如書書昏之書昏猶咩咩志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著古人咩咩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秘曰昏昏不可知也志志自疆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昏呼昆切武巾切故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似之光曰畫猶圖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

觀書斷可識也光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秘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聖人之辭渾

渾若川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

川乎秘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或曰仲尼聖者

數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傳曰言不能曲

范蔡澤之為秘曰范睢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而代睢為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偶合世曰聖人者范蔡乎秘曰言聖人肯若

范蔡其如聖何秘曰范收魏人干王稽得事秦為相另成君二子皆以詭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或曰淮

南大史公著其多知數曷其雜也秘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

史公司馬談迂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

純而辨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

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秘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人病

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聖人雖多書

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問神

羊四

5

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引之以天數播之在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惟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據玄道也玄惟易不亦非乎曰玄之惟易非惟易之道惟易為書也易惟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惟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為惟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益曰請移政切○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益曰請

故易○○若孔子在云則艱○師益各異故艱○○三千之徒並授其義

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

樂也其庶矣乎○請觀周樂○聞其声詩知其國之

與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若其声詩皆

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

不難矣○代曲為之制事為之防李者習之固無難○如

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秦熾

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秦曰秦訕

突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李者求先王

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可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

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

未知其可也○權在巨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

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與皆是物也○上衣服下裳大順

之道○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

焉○或問文曰訓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

言克定禍乱者未達論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其

問神

理也。○**勝**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勝己之私之謂**

文之訓也。○**克**惟公亮也。○**勝**曰平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勝**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

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德**曰所為無敢

動無敢辱者故曰光。○**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安**得有光。○**光**曰

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或**曰必我

所以頡頏不改其樂也。○**或**曰為而不息其光愈大。○**或**曰必我

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之不欺闇室。○**或**曰君

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或**曰君

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執以近名也。此義猶王

孫賈勤仲尼媚於竈也。○**或**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執於有名

之卿可也。○**或**曰音機下同幾莫也。○**或**曰君子德名為幾。○**或**曰以德

曰君子所冀者。○**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

乎成名。○**或**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

也。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執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

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鄉豈其鄉乎。○**或**曰

自得而已矣。○**或**曰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偽。○**或**曰

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或**曰河平二年王鳳聘

鄭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或**曰問人曰難

知也。○**或**曰厚貌深情。○**或**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或**曰

難也。○**或**曰未諭其難。○**或**曰大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

之與大佞難也。○**或**曰形彰於外視之易見。○**或**曰曲綺切。○**或**曰徒

大聖。○**或**曰結反姪蟻懷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或**曰

問神

詳辨汝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号於東家者也夫犬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敲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嗚呼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泥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王參以或問鄒莊有取乎曰玳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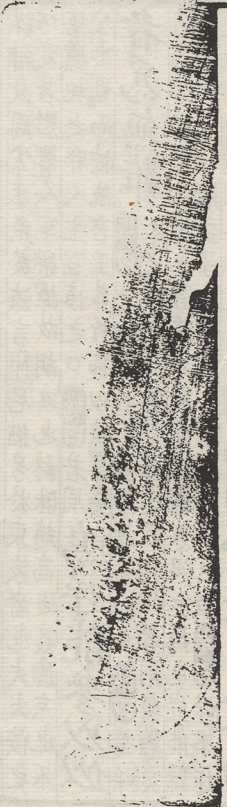
德則取德則不曰何謂德德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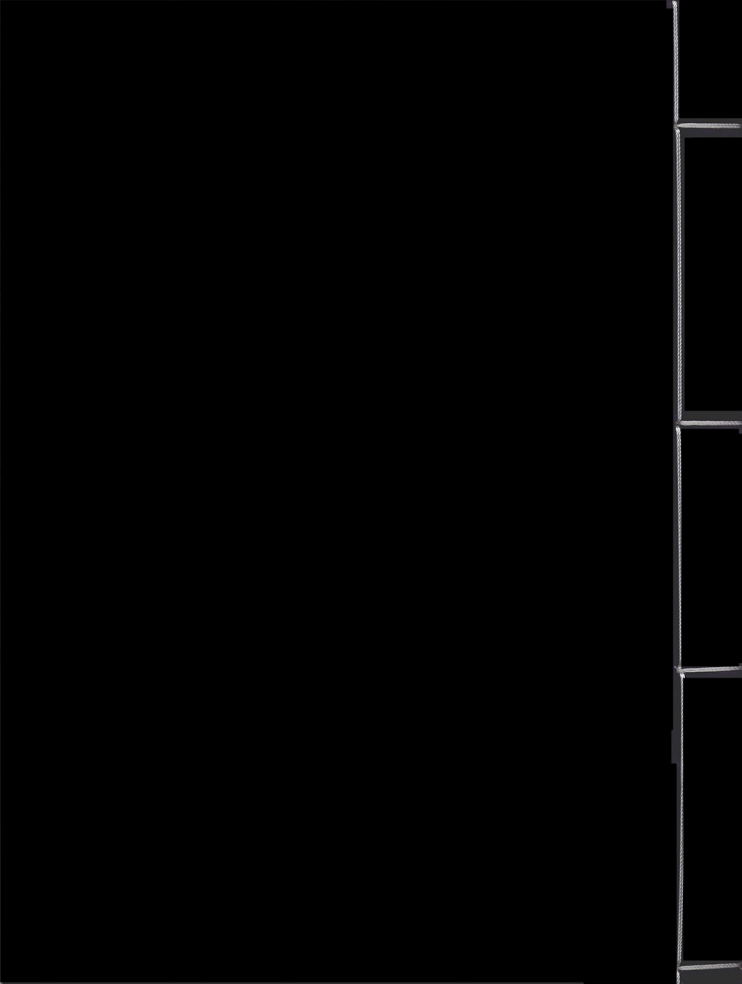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可采取也。○○愆曰愆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觀之施是德也莊則否是愆也。○○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躁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

愆曰微聞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則皆過言也。○○曰問莊何以愆語君子不出諸口○曰

耻言之也。○○曰未嘗言君子之道也。○○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揚子澗言

第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重添註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微隱故施照無窮 遜子不

虞 遜順乎不虞之非理 以保天命 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虞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 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譏問

明 憂患之虞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 或問明曰微

微研幾極深視於未兆者也 或曰微何如其明也 微曰

未諭微義疑不為明 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 已察之

明豈亂哉 詩亂也 聰明其至矣乎 在於至妙之人

極之美也 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聰明 曰聰

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

匹夫得之窮神知命 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才之至美莫尚於此 敢問大聰

明 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 敢問大聰

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 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

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蕩

蕩之言負薪之說 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夫天聽之卑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

所以不弃市井商賈之言者蓋此也 聞主則不然 音

義曰眩胡消切眩眩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声天則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

也目高所以見遠 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

問明

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算

每知之是謂師乎人知之豈皆師乎師之貴也知

大知也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故不貴也

門而不入我室相雞狗弈棊踞鞠雖妙何足師乎或曰亦有疾乎孟子疾過我

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

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與太玄

爾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教曰孟子與子雲

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准易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

曰撫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

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音隻拾也皆謂小知淨或問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

諸病矣夫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

勞苦之亦因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

乎哉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聖樂聖所以歷聘不

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運無窮聖樂聖所以歷聘不

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樂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

獸皆可鳳麟乎言九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夫

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也羣

獸之於麟也形性殊性別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

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

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曰聖人與人皆人也

為不可致及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

庸行盍去諸

秘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光曰去立苦切言俗儒

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

曰其矣子之不達也聖讀

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咸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

所行復無所聞矣阮猶陷也言聖人之道猶矣。光曰李本阮作五官反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遠去之則與秦之阮儒何異哉阮秦者非斯乎

投諸火

斯李斯。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李斯乎以書籍存告朝之禮。秘曰阮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

讀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或問人何

尚曰尚智

秘曰仁義禮信非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何

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

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光曰音遙箕子以其智為武王

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

法後對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歸智為邪貪仲尼聖

人也或劣諸子貢

秘曰叔孫武叔陳子貢皆有是言子貢辭而精

之然後廓如也

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

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

於戲

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李本音鳥。火吳許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

多亦何以為慎哉

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吳

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成湯丕承

闡明

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幸

或曰由七十里王天下。或曰由小國 華夏以天不亦

承乎或曰順天應人。或曰華夏命以 淵懿或曰問 曰

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或曰淵深也夫 浸以光大不

亦懿乎或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 或問

命或曰世稱 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或曰天

非人為不為命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為何壽天

之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或曰因善而生存

因惡而死亡暴虎馮河之類非命也人為之或曰 命不

可避也或曰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世以祈禳

之術修煉之要徵望延永蓋弱於貪生者為之也

或曰 人事可以生存 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

以其無避也或曰言顏淵冉有皆早亡者非其為之 若

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或曰

伊感。或曰言若立夫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

其吉或曰 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弃忘寡人乎是得吉猶

以為凶人吉其凶或曰 凶人以凶為吉故至大凶不徵

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或曰 辰乎辰或曰 時逝也

會謂之辰 曷來之遲去之速也或曰 言時之難會也 君

問明

問明

子競諸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秘曰君謗言敗俗秘曰

吳本諱皆作音女耕反字書謗諱小聲也○秘曰諱邪也音

義曰天復本作音音于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

作或亂後生謗好敗則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

故敗俗也謗好敗則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

秘曰諱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

德本傳曰雖小辨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

息苟容取安也○秘曰姑且息休也妄安鳩毒故敗德君

子謹於言秘曰非慎於好秘曰上好之亟於時

亟急也不可苟安易曰君子進德吾不見震風之能動

修業欲及時也○秘曰紀力切吾不見震風之能動

龍耳聵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聵聵聖教非不聵不能化頑

切言妄怠之人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

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

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義美之

大者治見亂隱風之德也○秘曰賢遍鴻飛冥冥弋

切舊本末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行字鴻飛冥冥弋

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

作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註

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弋人執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

問明

義曰說文曰食其祿遠行難也○秘曰音焦幽昌中

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鶴鵬音翔乎冥廓之字又樂緯曰鳳

飛羣鳥從以萬數。鳳鳥踳踳匪堯之庭。踳踳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

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和。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

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不失其所得言之會。之以時不亦亨乎。隱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

或問活身。咸曰：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乃所以全生若莊。

周論櫟杜支離疏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如庸行翳路衝

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龔君質龔長清。龔勝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冥。莊字君平，蜀人。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之才之珍也不

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沉冥也。見賢編切。養父諸內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之珠和氏之璧，豈加於才珍哉。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舉此諸德以言

之莊亦寶也。何隋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非難如

之道為難也。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難。曰：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不慕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問明

由即夷矣何冕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

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也或問堯將

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莊周列禦寇之徒曰

好大者為之也好大言者顧由無求於世而

已矣由隱者也無所允哲堯儻舜之重則不

輕於由矣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此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

舜豈輕之子許由也詢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

禪舜之重也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好大累克

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

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

作洗今從李本靈壇之威宜夜矣乎靈壇鬼神之神

靈壇所以為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靈壇鬼神之神

施於莫夜則見棟虛誕累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壇猶

靈壇也妄言可朱鳥翔歸其肆矣別名也

肆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

鴈亦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

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翔歸其肆傷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

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

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之宜能審夫就之分夫

之若哉。○**目**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

說難敢問何反也。○**目**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于秦

非時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

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

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

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于秦王。伏

劍死。未知其據也。○**目**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

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競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

相反耶。司馬迂曰。余獨悲韓子為說。○**目**說難蓋其所以

難而不能自脫耳。○**目**音稅。曰說難。蓋其所以

死乎。○**目**宋吳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求合。則無

所不至。適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

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目**猶孔孟方枘圓

之有。○**目**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

亦無所不至矣。○**目**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主之

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目**言韓非憂說不合

謂韓非。○**目**宋吳本作非憂說。為非乎。○**目**或曰非

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目**余庶切。曰說不由道。憂也。○**目**

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由道而不合。非憂也。○**目**諛情以說

秦。○**目**言說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捨梁。何

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目**說以道

而不見用。繫乎。或問哲曰。旁明厥思。○**目**言凡所思慮

時君已。則何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目**言凡所思慮

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目**所思皆明也。問行

曰。旁通厥德。○**目**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目**言

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目**言

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目**

○**目**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問明

寡見篇

感目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哲極矣

假言周于天地

感目退遠周備。○先目李宋吳本假作

于神明

感目五經之幽弘橫度絕于邇言

感目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末如得諸正。○感目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近言。○先目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其高絕于近言言夫之遠邇也。○感目選寡見之言以悟淺近之感。○先目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

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

倘焉

感目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惟邇馳者也。○感目倘皆也。○感目離騷曰倘規矩而改錯。○先目倘邇箭弥究二切。○感目或曰曷若茲之甚也。

先王之道滿門。○先目言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先目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

門不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

感目時有策試選補

感目為少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近文近言。○感目故李者不獲已也。○感目如寡哉。○感目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策試而好李者為之與此相去甚遠是以概其少也。○感目好盡其心於

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感目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感目多聞見而

識乎正道者至識也。○感目一多聞見而識乎邪道

者迷識也。○感目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感目小人多聞

謀之美也。○感目誠人而從道。○感目美善也。○感目猶仲尼夾谷之會

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如小人謀之不美

寡見

也。誦道以從人。

國自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素孝公或以強國之術。國自謀為國君謀也。

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國自天有五經六十十數三才備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尚

可論政事。國自二帝之德。說體者莫辯乎禮。國自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說志者莫辯乎詩。

解者備乎禮。國自禮正上下之弊。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國自四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其事之義。國自傳解有三例。情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國自明事理之是非。捨斯辯亦小矣。

矣。宋吳本辯皆作。今從李本。春木之苞。芳援我

手之鶉。芳。春木苞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乎

之春。使羣木苞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乎

相與游。動之鶉乎。而安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

齷食尸。子曰：堯鶉居。李本苞。去之五百歲其人

若存。芳。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

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

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率其成

數。或曰：誆誆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今之李

說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誆誆爭聲也。曰：曼是為也。

天下之亡聖也久矣。道者久矣。曼猶不也。亡猶

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誆誆者。徒是為天下

雖夫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曼無也。今之李

者無如是為之也。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天下

音義曰：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

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呱呱之子。各識其親。他知。無

寡見

音孤。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詭誆之學。各習其師。師則爭。班固曰：安其所

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李者之大患也子雖識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感目赤

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末李錯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子雖識

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維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子雖識

秦儀荀孟皎然自殊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

各在其中矣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

在方冊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或曰良

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或曰良

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

璵璠寶玉也器圭璧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

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不文典謨不作經言

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鞶猶大羊之鞶或問司馬

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

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言道家以言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

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

周孔非或則賊矣果如是言則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

解故李本無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訓

從而繡其鞶

悅惡在老不老也

鞶大帶也

悅佩巾

也衣有華藻文繡

書有經傳訓解也

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

曉公鞶大帶也

悅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為飾也言古之

學者存其大射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

鞶悅其文弥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王曰古

之享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射玩經文而已是故

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

李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述難便辭巧說破懷

取典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相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

堯典籀目兩字之說至於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公

音盤音統音烏鞶悅已足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

藻見

句華多實少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言說李繁多曰

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

解科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

不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達

邪溺也李記曰其求之也佛子夏曰今君或問侍君子以

博乎博非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

乎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奕或曰

不有博奕者乎奕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曰為

之猶賢於已爾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

侍君子者賢於已乎賢猶

勝也言為博奕者但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亦夫侍君子亦止

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孔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為庸常

不孝之人以小道論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奕者哉

止而不為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

時斯光室斯通室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

之何賢於已也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

哉宋吳本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鷦明

有作今從李本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解見問明

篇亦當作朋技而傳尸鳩其累矣夫技鷦

翼以傳尸鳩不能冲天適足為累耳論授小人大位而不

能成大功也又言李小說不能成大儒尸鳩鳩也

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之適足曾其累耳雷

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

寡見

乎

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
○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
○天猶不能無事况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

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

則太公何以加諸

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之法常以德為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
○李本作使起之固兵今從宋吳本借起之用兵多尚狙詐不能充其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
鑄之鼎成王定于郊鄆故為
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

人君有德則鼎器為寶
○人能休以休之德取之齊則信可寶矣苟以姦而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

孟仲子云仲子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
○二戰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
○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
或曰秦無觀奚其兼
言秦無以能兼
曰所謂觀觀德也
言所謂可觀則何有天下

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

秦以力兼而不以德兼以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
○此正文之意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
○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兵之盛也
○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
揚子實儒李兼天下如秦者
○削土國弱也
曰魯不

管見

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

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皇皇美也莫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

四○海既平則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王者安于京師直為悼悼蓋古通用也悼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謹龜陰

之田魯不用真儒故也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

藥用孔子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

者霸業而已是無敵於天下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

也濟渡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航人無楫如航

何在禮樂○言濟謂所以得濟航人無楫如航

何猶富大國眾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

國航人以喻儒揖以喻勢位

可乎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救之○車之

謂可曰否言用奔沉之車航或曰焉用智夫智

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沉吾

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大寒而後索衣

前○言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

安矣國安則惠以厚下民忘其死言君以恩惠

其人安矣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言日以忠勞衛翼

報之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言上

及之○言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誠哉是言也之尊也

寡見

○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

推取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不益賦而天下用

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權其子縱饒故曰國用足

利如子何有若識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卜式之云不

亦匡乎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乎或曰因

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乎乎曰譬諸琴瑟

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

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

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

來儀徒平反言必應更張或問處秦之世

抱周之書益乎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

抱周之易可益乎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

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汲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燠乎貂狐之裘於躰温燠曰言貂狐一裘於躰雖燠

之暴舉世才寒服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廻

燠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廻正治天下

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

矣言秦燒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比謂或

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燠哉

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數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

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

時自有大寒矣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

寡見

至矣

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

正行之不可至。○○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

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

之利非素治也。○○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

望獲之燕而南適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

楚而北終不能致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畫

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秦法

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為文巧以亂之秦之法

度負聖人之法度○○聖人以禮義秦弘違天地

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天地以生育為

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

亦大矣。○○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

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

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

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纂圖分門類題五目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昶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孰能與於此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靈萬靈也言天有泰

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 神靈冠乎羣倫經諸範 範模

而為天下利 至聖之著存乎軌範 聖人以聰

明深美之德 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 誤五百 鳳不常

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孟軻史遷皆有此言

道之常也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文武周公

父子也而處 湯孔子數百歲而生 距禹下

文王孔子上距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一人

周公皆數百歲 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

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

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與周有國五百七十二

歲而孔子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稟天地清

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

萬物阜否則万物闕非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塞泰則

亡而絕出則万物遂絕則万物化滅亦非一而常也是故天地

不常泰亦不常否 人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 首

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尔注以別為一義且云首

擬天腹擬地以形軀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軀

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

獨聖人哉孝者巨辨之 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祭乎

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礼

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壽皆言聖人之道也或問

○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為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聖人有誦乎事。問有所誦身之 曰有曰焉誦乎與屈同

曰仲尼於南子所欲見也子衛靈

於陽虎所欲敬也也為季氏家巨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曰

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誦不誦

曰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巨王

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莽所誦形也於神何時撓哉

諸如此例孝者宜識其旨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

子陽虎是身也雖誦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誦

之可乎維得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誦

則誦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先曰信與

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誦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

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

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為先。殖豐多也 昔者齊魯有大臣

史失其名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 曰如何其大也

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

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

不能致之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

人曾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精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母汗

我通笑曰若其齷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

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先生謂宿儒 曰若是則仲尼開跡諸侯

也非邪

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若以二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欲開說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邪。曰仲

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欲行其道制素法也。或曰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規矩準繩猶制度也。

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規矩準繩猶制度也。

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莽改作也。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己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或問孔子之時諸侯

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

能曰知聖而不能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

用其人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

習謂故常所安

逆其

所順

順謂情志所欲

彊其所劣

劣謂彼所難能其亮切

捐其所

能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也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弃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與專切能謂心所素有。衝衝如

也

逆聞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猶多也言

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李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編天復本有之。從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

也則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詣。音烏

曰之

後世君子

許來哲。或曰與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

曰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蠢

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譬如賈人之不售。○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益非。○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正德不偶久而益光博。○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慙。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揚倅曰管樞要也。○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

耻。○無所懼。○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貴無敵富無倫。○堯舜

所不能踰利孰大焉。○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万世非大而何地曲成万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

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是則何為去乎。○言不見用則己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日。欲及時。曰愛日而去何也。○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曰

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只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慙觀也。○齊人歸女樂季相子受不用於是遂行。○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

遺魯君季相子語魯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馬三十駟。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相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遂行而師

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相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

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維噫猶哥歎之。声梁鴻五噫之類也。庸和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維噫然歌之而去

五百

五百

五百

五百

五百

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也
○宋吳本作不用噫者今從李本無雉字
○與政同
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乱民困邪故去之
○光曰已道必

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惜行於魯故汲汲去之
或曰君子愛日乎
○君子必如曰君子仕則欲

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
○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
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
○日不暇給或曰言不廢

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
○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
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
○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

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聖人之言天曰聖人之言天也
○意也聖人之言天

正統者尔故能相因而損益
○易子六天妄乎
○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

天或妄乎无妄也言暴乱者非天意也
○繼周者未欲
曰聖人之言譬如天運行有常宜妄動乎
○繼周者未欲

太平也
○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
不用三代之禮如欲泰乎也捨之而用作道亦無由

至矣
○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藏獲猶將掉之賢者能無
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非正文之意

夫王莽篡也而秦非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
○捨禮而用刑

法亦無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

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羣目非曰光無以辨色羣心

胡本二切曰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
○或曰支離猶

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或曰支離猶

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
○支離猶

委曲也
○或曰支離猶

或問天地簡易

支離猶

支離猶

言分散也各有糾條分散而難通
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

簡易也
支離分別之而後明然事得簡易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

天地之簡易也
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既簡既易如是混茫之道法

曰支離言天地之道闢闢舒濼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至

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祕奧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

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
曰支離已達聖人之

道何支離之有
曰支離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

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

也
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

聖人是以或人
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時

而盡
曰倉廩雖於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

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
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
享其道者大

量而取足
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万物者也聖

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
裕如

也
曰神明造化
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

矣
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
曰如有固背之而

亦無如之何也
曰頑石朽木造化
或問聖人占天

乎曰占天地
言能占之
曰孔安國曰無事不

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聖人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

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
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

天意也
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

天道不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
或人復問史之無著

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
曰在德不在星

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

咸曰畧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

於德則影蔽星畧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
秘曰畧現也星之妖端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規星無不順軌星之隆盛亦規德而已
光曰畧景也景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

請問小白事非禮義為小

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
光曰治禮義

則餘無不治

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

而人不能究

賢人之言近如地
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鑿而亦承天

而時行

龍璽其聲者其質玉乎
玉之璽璽其声亦猶

秘曰論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

光曰璽璽朱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
龍盧紅切瓏音零質美則声清德

言善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矢正也肆操也
秘曰矢

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

觀而不可盡

性云天道
秘曰所以遠如天
光曰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及言深遠

也 周之人多行

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
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是統言眾人矣而注為仁人得

行其道况眾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反
非揚言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皆得誇議

諱忌所行皆可爾

秦之人多病

道屈沉也
咸曰以道

安有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弃市
行有之也 病

曼之也

行有不解行有之病曼之者秦無道也
咸曰

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
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

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
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
秘曰

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墜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
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

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尤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

鑑莫近於斯矣禮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躬鑑不遠也言後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妾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无近於此矣光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視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或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夫見畏與見侮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

無不由已我欲仁斯仁至矣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行曰難故彊世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

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其兩切下同曰難故彊世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及者跋而及之以其難故彊使遵之如夷侯倨

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驕倨之謂也羈謂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能

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之彊者心彊也習季以至也雖為小兒功業既成其名一也或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

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尔注其為知習季之義別為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方弛而不失其良方舍弛

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弓良在撒格人良在禮樂或曰周禮謂

撒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禮樂或曰周禮謂

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撒居影切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

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諭礼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无所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礼為元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
患也。○**秘曰**川元防則水為害器无範則人發業**經營然**
礼教失則禍乱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經營然**

後知幹植之克立也立城郭然後知幹植之能有所立
也建宇廟立社稷然後**莊楊蕩而不法**○**感曰**莊周揚
知礼樂之能有所成也

而非**墨晏儉而廢禮**○**感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
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申韓險而無化**○**秘曰**申不
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礼也

法傷於險**鄒衍迂而不信**○**感曰**鄒衍
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光曰**
而不可信也

无不**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
覆載**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感曰**班固分
天地以**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感曰**班固分
育物

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
下賤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孝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
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与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李當以次。○**光曰**依於山
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弥小

先知篇○**感曰**聖人之哲動則
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
之發在哲民情○**哲智**○**感曰**五行傳曰哲知中也中和之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則底之情偽无不先知也中庸曰喜怒哀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光曰**
光曰當作哲哲明也言辨
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
謬先知○**感曰**聖人達于事幾
下之化。○**光曰**
論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
先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幾下同

敢問先知曰不知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知

其道者其如視便見忽眇繇作眇眇繇遠視也

也繇遠也眇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

視忽輕眇細繇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眇為一

句復以眇繇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先甲一日易後

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先之一日未兆也

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於已刑之後難後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則刑之

故曰後一日難也後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則刑之

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干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祭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或問何

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

則政立矣子帥以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為

政善惡之要或問思斃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

王王匡或問思斃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

芾甘棠其思矣夫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

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

懷也召公奭聽訟于小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齊桓公欲徑陳陳

先知

不果內執表濤塗其斃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

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表濤塗僖公四

年左氏無斃之文揚擲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相

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
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壽塗古
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拒公假塗于陳而伐
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壽塗
古之人計則不然也。**光曰**音納。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斃而已矣。

或問何思何斃。**音**何。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

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

所則見若汗人老。汗慢。音曰汗辱也。屈人孤。屈窮。音

思矣。病者獨。音曰無。死者通。音曰見死者通逃而不葬。田

畝荒杼袖空之謂斃。各失其所則見斃矣。為政

日新或人敢問日新。音曰欲。曰使之利其仁樂其

義。音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勤於進矣。音曰博愛為仁則其利弥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音曰仁

義者與榮故厲之以名引之以美。音曰以名譽而勸

利而樂之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音曰如是則民欣

於行矣。或問民所勤。音曰民有勤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音曰不

稱上吏善而政惡二勤也。音曰掣肘不政吏駢惡

三勤也。音曰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

之帛。音曰切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

謂惡政。音曰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絳錦

惡聖人文質者也。音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

聖人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注謂因人才質刻

而畫之無乃不可矣。音曰因其質而文之。音曰質者為

先如

政之六弊也。質既羨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撲斲，惟其塗丹，服車服等，差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文

謂五物也。當明上下之舛。藻色以明之。謂文物也。當明上下之舛。聲音以揚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其德美。詩書以光之。音六律以揚之。詩書以光之。音六律以揚之。

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取鍾鼓之聲也。恥與隱聲相近。隱

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言當隨時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其

於膠。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其盛衰

夏桀周虜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

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何休

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刑為畫衣冠異章服也。

國湯武相相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君

禮樂征伐自天子。先知

先知

所出

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相晉文

春秋之時齊晉實子不膠者卓矣

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相晉文

實子之有於公正也。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

征伐者蓋前王與之休偃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靈弓一

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

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導之以

仁則下不相賊益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

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

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有苦

乳苦患反。或人以其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綱目提其綱正其紀

則有條而不紊。自天子至於曰惡在於綱紀

度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

下同。音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類綱紀君任輔佐。諸侯

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雖

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網無綱紀目不正君無

者之教化也仁義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丘

曰小器後曰管仲。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

繩乎大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皆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玷然後獲安。或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或曰正國

先知

何先曰躬工人績

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

言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

先使民畏威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

言當

然後可教

曰嗚呼

嗚呼駭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春而後秋乎

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

吾見玄駒之步

玄駒也

雉之最雉也

雉化其可以已矣哉

蓋頤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故

所以然者大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

蚩出蠶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烝万物而成

春聖人之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

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

民可使觀德

比屋

不可使觀刑

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

王

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隱刑言險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

爾雅曰坎律

銓也郭云易坎卦主法

法律皆所以鈐量輕重

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歸厚故純觀刑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象似也言畫

則民生偽故亂

龍而求致雨

曰龍乎龍乎

難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

則不可得也

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

明之實者豈能為霖雨哉

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

不可以文飾致治

或問政核

核實也問為政之實

曰核實也問為政之實

曰

真偽

用真人遠佞偽

真偽則政核

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

核也

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

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

不偽則政事不核

此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如真不真偽

鼓舞

萬物者其雷風乎

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

雷風

天以

雷風

先知

鼓舞万物君以雷不一三令風不再制無二也

號令制御萬民五申雷發則羣蟄皆起

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若也猶王者者今一出天下大同

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先曰一再聖人樂

言其小游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聖人樂

天咸曰聖人知天命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

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

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礼制則人不成君故不遁于世不

離子羣咸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從李本故不遁于世不

道離者是聖人乎咸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

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或曰載使子草

律載設也草勑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与石顯

辨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說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

善草陳湯字子山灌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

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甄陶天下者其在

不犯律不刻奏也咸曰以再切甄陶天下者其在

和乎剛柔得所謂剛則乾柔則坯乾燥也坯慢也言失

之知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乾破瓦

又破甕也坯坏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

能成咸曰宋吳本李坏作坯今從李本居延切坯鋪反

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

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不及

先知

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

以其揚躍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表被回

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未盛明過則具

明言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從民天下多則禁寡

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禁小禁寡子井田之田

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田也者與衆

田之示均刑也者與衆弃之示公法無

限則庶人田侯田甸侯宅示公服侯服法無

則與奢侈長階亂人亦多不足矣潛乱既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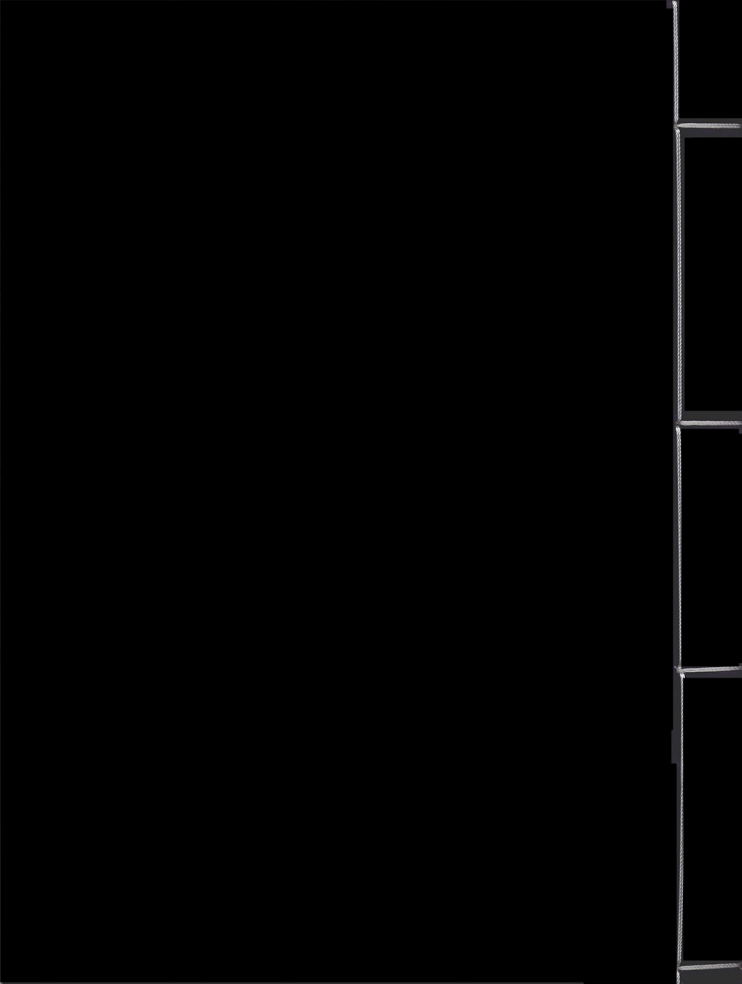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國不迪其法皆音向而望其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者不

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船日管西管切

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法譬如无財而運算終无益於富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揚子澆言

第四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苑珠林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

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一以聖

藥平之或曰或邦或正皆不齊等故攷論其要以聖

之道經仲丘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重黎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僭天命不常得其

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僚官也

少皞氏衰九黎乱德帝顛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昔之

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堯有

即火正黎也直龍反下同曰近羲近和羲和

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

義和耳非莽所立也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義與古

殊矣揚故率其本而譏其殊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

主陰故云耳王莽置羲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

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或曰

註殊不明雄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或曰或言黃帝三

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假黃昔者妣氏

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妣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

蜂蠶蛇虺莫之螫耳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

扁鵲姓

秦名越人

信之

夫欲讎偽者必假真

禹乎盧乎終始乎

與信同詩晝切

言皆非也於是無

書而歎曰深矣揚

重黎

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間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

或問渾天光曰廣本切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徒洛切耿中

承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為

妄人又為武帝筭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近

乎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光曰漢落下閎辯于妄人耿

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駟者有三家一曰周

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卒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

考馬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推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

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

渾論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

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

請問

蓋天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本苞羲氏立

曰周髀言天似蓋笠也法覆繫天地

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曰蓋哉蓋哉應難

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或問趙世多神

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光曰世多神異也成公

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

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天廣

樂九奏万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

云子不語怪之謂光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

或問

子胥種彘孰賢感曰伍子胥吳臣種范蠡越臣問

胥也俾吳作亂光曰謂進專諸破楚入郢取楚都

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有內志欲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

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

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鞭戶藉館君

重黎

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秘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秘曰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光曰茲夜切。○秘曰皆不由德。○禮曰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

至藉館皆志在自報。○秘曰謀越諫齊不式。○式不能去。○三諫於禮非用德者也。

卒眼之。○吳差伐越越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二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

觀越之。○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秘曰責其不彊諫於未

其君訕社稷之靈而童僕。○秘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

先吳未至逐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與師吳

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

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

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器

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秘曰又終敵苒吳。○秘曰勾踐後用范蠡計

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內祖騰行請成於越。○秘曰賢皆不

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秘曰足邵也。○秘曰焉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秘曰至蠡策種而

遁肥矣哉。○秘曰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議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

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巧遜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節。○秘曰或問陳勝

肥遯無不利。○秘曰吳廣曰亂。○秘曰此暴亂之人也。○秘曰言非

不亡曰亡秦乎。○秘曰秦未亡而先亡矣。○秘曰夫有干越之

之不敢用是實之至也况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

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秘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秘曰病

曰夫為權首難或不及陳。○秘曰或問六國並其已矣。○秘曰病

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秘曰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秘曰皆屬秦也。○秘曰韓魏燕趙

重黎

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二載而成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秘曰**時可取以全之乎。○**光曰**激其可取之特。○**光曰**日具。○**言**三事備有請。○**當**作激古堯也。○**激**其可取之特。

問事。○**國曰**問三事之目。○**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

蠶食六國事也。○**秘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

於是遂強而蚕食六國。○**保**。○**秘曰**問。○**曰**東溝大河南阻高

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

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曰固守以闢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邊

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以

有地保之道也。○**秘曰**東以太河為溝壑南以商山為險阻

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垠為鹵地勢便則申勢

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蜀**。○**激**。○**秘曰**問。○**曰**

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比**方

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勢也。○**此**云六國方

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

相之威方如斧刃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

道也。○**光曰**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將相懦弱

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或**問秦伯

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卒**吞

列為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

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咸曰**報周報王也。○**言**秦自襄

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

報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光曰**報奴板切。○**侯**衛畧卒九服遠

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咸曰**庸用也。

重黎

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感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

之莫大於僭感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地感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

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

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昔者襄公始僭

西時以祭白帝音止文宣靈宗與酈密上下

用事四帝勞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

也文公起酈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秦襄公

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東獵汧渭

之閭卜居之而吉彘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酈析史數

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酈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渭

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替天子之禮用事於白

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

武王膾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雖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

疆於郊相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是以

節之有哉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感曰肌喻遠

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報獨以制秦乎感曰

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所謂大樹

自平王下衰加之贏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豈報王可制乎報曰周平王東遷秦僭

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靖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

王五十年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頰首自歸盡其邑三十

六成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或問

高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也嬴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

收上郡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

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秦十五載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重黎

而楚

楚項羽。威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為趙高閹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

於漢故云

楚五載而漢。威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

五載而漢

五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威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

而天下三專於人

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曰具。備有也。

事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

當時雖欲漢得乎

威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

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

威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

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

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

威曰：秦終無知之至也。威曰：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威曰：解朝曰：難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

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

威曰：秦終無知之至也。威曰：解朝曰：難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

曰難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

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

威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翰曰：屏營迴惶也。威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

秦失其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

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

秦失其

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朕

威曰：猷猶乖離。威曰：道罪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朕乖也。威曰：秦患周之制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朕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驍狙詐之兵，蚕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嫻笑三代蕩滅古法，切自号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威曰：守字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賊投，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法切自号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

威曰：守字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賊投，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賊投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威曰：守字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賊投，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項氏暴

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疆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王也

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曰宰割也

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擅楚之月有漢朔業山南發跡三秦

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三秦

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塞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

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
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邯鄲為
王都廢立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
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
秦易并之計逐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
秦叛之亦天也
天命使然人問人事者何也
曰兼才尚權右計左

數動謹於時人也

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專
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音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
故一正一興此乃人事也

天不成
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
天之曆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天不人不因人不
英材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
臨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
罪

諒乎
信如羽之言否
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
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臣能屈己以悅羣士之
力故勝也

楚慟羣策而自屈其力
慟惡也
曰羣策屈羣力一范增不能用是也羣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
也

人者克自屈者負
言無私親惟
應善人
天曷故焉
言無私親惟
應善人

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
言主
曰言楚之士自取尔
曰言何預天事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尔故其興
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
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
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

重黎

首五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

分之所致。秘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

明隱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

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

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帝之是生民之願也厥

饗國久長神明主祀。秘曰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

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秘曰宋吳本顯懿作

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

祚人所愛而長久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

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為胎字之誤也閱很也胎籍猶暴侮

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叔擾也黎苗九黎三苗

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閱許激切

胎當作胎徒來切謂也子第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

謂子夜切黎苗民也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秘

宜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秘曰不

曰無土秘曰言無然則舜禹有土乎本亦無土曰

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行化湯文也因聖以

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或問聖人表裏

表裏 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

問義帝初矯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

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不奉其命劉龕南陽龕取也

重黎

戡同音堪

項救河北

羽

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設秦得人如何

設假○威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

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秘曰竈宜讀如哉哉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

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開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長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山南山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

曰人無非一朝一夕也○秘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

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戮無乃勿乎

窮極○威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鏖如劍之立而秦

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秘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聞立功使左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秘曰信布以匹夫杖劍自立雖豐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勿

則無名如何

揚子七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

夫貴名者善名也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威曰令善也焉安也言所

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秦且忠未終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秘曰二王皆忠不終

而躬為叛逆焉有令名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

秦博士謂始皇曰那

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技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亂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父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

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

無撓辭可謂伎矣

有才伎也○威曰虎捩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興起也當是時

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率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伎也○秘曰宋吳本越與作越期今從李本

仕無妄之國

德曰按易無妄具乾道四

重黎

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快行於世詎免乎災食無妄之情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

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

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或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

違夫也言秦士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

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曲矣或曰

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

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李詩書百家

語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橈亂也或本作

艱或曰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

乘或曰或問茅焦歷井幹之

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項

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秦漢書

去韓生揚子去蔡生未知孰是或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

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亨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

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或曰音韓乘繩誼切亨

與烹同音義或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

七人積尸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殺始皇暴怒之意者

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或曰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

不亦宜乎或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

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夜行韓生

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

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

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重叙

而守可謂辯說矣然斷沂虎牙言其殆也或曰刺義如摩

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託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

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

○或曰詩居謂反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評勸之以孝入之

以忠是順守。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

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疆張

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竟陳，平周勃皆十二

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甘茂之孫張

如此其慧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才子自然發其

使之然也。言祖孫父子天性不必相類。或問：酈食

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音曆食

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

已。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

敖庾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

所說，忘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

其責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

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

之所謂辯者，常以正諫，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

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

危哉？蓋耻之也。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貽鼎哉？音

曰：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

危事也。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說不聽。皇恐乃

陽任為巫，抵觸也。謂其談說若抵排使之。信盡忠高祖若門

其策亦未辯。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重黎

可况閉戶無隙而欲拍鍵疆入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史曰太

忠乎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

事至作相而二世表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

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用狂人之言

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

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而

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

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

忠欲於何所霍忠請或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武帝

息擁少帝之微光曰昭帝元年八歲政事摧燕上官

之鋒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霍燕王外上官處興廢之

分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堂堂乎忠難矣哉茲數事

置之除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茲數事

之忠堂堂乎佗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詔

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

元昭帝年號也與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至顯不終

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至顯不終

矣顯光之夫人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說賊

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

綏終至弃市光曰光知夷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馮唐為郎面對文帝曰主君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顯勞禾反曰彼

重黎

用哉

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

信與伸同

德

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

曰罪不孥

其身不收

宮不女

出宮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

葬於霸陵因

或問交曰仁

推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

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

始無終

義問餘耳

曰先初

頌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云故曰

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

實灌曰凶終

實灌灌夫其相親

古人蓋之蓋謂是矣

實灌曰凶終

友不勝相助犯觸

信曰不食其言

食為

請人曰晉荀

息

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孫杵臼

趙嬰齊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

宮歷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

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復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

年傳晉趙武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蔡卻為徵六

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

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子之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

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

也

鐵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

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

也左傳識之者識穆公也

其宜之謂義

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

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末也

或曰行而宜之謂義言仁智

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

其兄弟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乾吾二婢子

來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拘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課

重黎

茲得其直也。○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曰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

可為○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季布勇

者乃至鬻鉗為奴。○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

者乃為之。○曰進退必以禮義。○曰有才能自惜其死

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然則不**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

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曰言明哲

鳥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

可避邪。○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

奮私智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

其難。○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

羽羽敗當死之**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

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

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諱兄。

○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

儔兄以韋玄不亦甚哉。○曰顏淵之賢備於之賢韋玄之

賢末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諱一家於是胡賢耳亦猶

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

淵俱盡至賢之道哉。○曰李宋只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

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問長者曰蘭**

相如仲秦而屈庶顏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

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仲理於秦王屈意

於廣頗越布為梁大夫

奉使行高相謀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狗斂之也

朱家以季布有隙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

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

持金去至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至乃

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

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

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曰音義曰

或問臣得○而正忠

不塗作不倭光謂塗當作渝也。

望黎

百之自得也。○**曰**舉其人以明之。石大僕之對金

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相承

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重碑為人謹直曰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軍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遂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請問臣自失**○**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知封博陽侯

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

犯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黨議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

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挽敵**○**曰**敬器在管桓公廟此器戒之。○**曰**挽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敵不然則覆矣。○**曰**挽亦持也管桓公之廟有敬

器曰宥坐之器壺則敬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

敬器也。○**曰**李本無款字今從宋吳本**揚王孫孝武時人李**

孫僕葬以矯世○**曰**悼厚葬也。○**曰**揚王孫孝武時人李

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曰矯世以禮**

以僕葬將以矯世也。○**曰**僕郎果切

儉喪過乎哀○**曰**若用過乎**僕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曰**古者未

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後尚為

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後子必

率禮以正其俗。○**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

僕乎若欲為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

葬**或問周官曰立事**○**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左

氏曰品藻○**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

之褒貶彰矣。○**曰**品藻當可謂品藻矣。○**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

品第善惡藻飾其事**大史遷曰實錄**○**曰**不虛羨不隱惡○**曰**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畧未盡品藻之善

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曰**本

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迂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
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巳
○ 卷曰 記事而已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李軌柳宗元註宋成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由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

德行顏閔

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

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

寶之未知其據焉。光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譔淵騫。秘曰聖人之道豈不大

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秘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

其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

人為不字之誤也名愈章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秘曰淵騫非

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

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入室見奧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

真真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壹射閔子淵則具射而微揚子之論在於邪異風

也勃勃輕迅貌。秘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

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

足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

夢之黨得其奧七十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

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

能志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富貴故云然或

問鄒陽吳曰鄒陽去曰未信而分疑抗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置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

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

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

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先曰

苦兩反昌鍾切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己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或問信陵平原

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孟嘗春申益乎先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吳母弟

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曰上失其政女妓臣竊國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

國命何其益乎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之

竊國命標曰字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

著龜龜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

之宮矣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

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

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上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

也秦都咸陽在西而披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先曰宋吳

本作周之順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親王及

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親王索隱作順親王或是

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十四年秦惠文

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

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先曰音併

孰愈感曰問西傾東并誰優曰周也辛

秦也狼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先曰問強猶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淵感曰周衰弱如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

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拔詐而翦問
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以救亂誅暴

翦東鄉人也問其將畧曰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欵並

謂牙齒而怒也欵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也

為之牙以噬物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疑其有義要離吳人弃家而為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

慶邑實蛛蝥之廉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

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仇讎求信於慶邑

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

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燼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邑以

劔刺之譬如蜘蛛之蝥毒於人而廉死也焉可為義哉廉披

靡而死也宋兵本為政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

也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

為妙實壯士之廉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

仲子寧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

政政後伏劔至韓刺殺俠累因自曼面决眼自屈出腸遂以

死其姊娵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斂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

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軒也問荆軒也為丹

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

廉也成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

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

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

淵騫

皆非君親之難也非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

義之義君子不為也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

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事鬼谷先生李術裴駘曰按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闢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皆飾詐辯尚

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

矣鳳鳴而執紼翰也鳳鳴謂孔子讀也驚翰謂秦儀行也

鳥崇百胡安侯肝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亦二切驚鷹隼也翰羽翼也

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疆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子貢李孔子矣不為之乎

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

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

儀秦耻諸耻國乱而不解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乱儀秦之

志在求於富貴苟求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

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疆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疆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

循舊人之迹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曰昔在任

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任仕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宋吳本本作昔在任人帝也

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謂知人安民推席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言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言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或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或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

也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乱隱居高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漢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

或作角音同先曰帝盧谷切

又作新語 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 呂右欲王諸呂陵執意

帝使幸節通至使慢禮嘉折之 **晁錯犯憲折節周昌汲**

黯 高祖欲賜太子周昌面前以為私諛不忠 **折節**

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 **守儒袁固申公**

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 **守儒袁固申公**

袁固守正以得臯於竇太后使入園擊彘申公守正以事

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 **守儒袁固申公**

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

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

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

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

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嘗邸議明堂事竇太后疾免 **災異董相夏**

大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亦疾免 **災異董相夏**

侯勝京房 董仲舒夏侯勝京房 **或問蕭曹曰蕭也**

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

規曹也隨 蕭何規期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規曹也隨 **規曹也隨** 蕭何規期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賢等耳 **滕灌樊鄴曰俠介** 滕公灌嬰樊鄴商此

成漢道其 **滕灌樊鄴曰俠介** 滕公灌嬰樊鄴商此

嬰樊鄴商皆俠剛介之為持衛也 **叔孫通曰繫人也**

疾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

避介如石焉 **光曰介助也** **叔孫通曰繫人也** 秦博士

猶憤也 **說文曰** 繫也 **西京雜記曰** 子雲好事 **袁盎曰忠**

不足而談有餘 **說景帝帝斬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也 **諫遷淮南王**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而談有餘也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朝服斬於東市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晁錯**

刑乃為表蓋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 **晁錯** **晁錯** **晁錯**

光曰 音義曰 **天復本愚** 作由忠今從諸家 **錯** **錯** **錯** **錯**

為亂故刑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

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 **酷吏** **曰虎哉** **虎哉** **角而翼**

侯自弱也 **故以錯為愚** **酷吏** **曰虎哉** **虎哉** **角而翼**

淵塞

者也

○感曰 韓詩外傳去無為者言暴之甚也。○光曰 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感曰 孔子云賜

稱揚子曰及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甌石之儲晏如也。○感曰 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感曰 貨殖之徒競奔聚斂非義是有亦所謂人而求生矣。○感曰 貨殖之人於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感曰 血國三千使將踈

飲水獨博沒齒然也

○感曰 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感曰 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踈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

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感曰 天下無吝吝者蓋揚鄒其不諭萬國於高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感曰 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感曰 幸大救也。○感曰 獨博者孟子去獨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感曰 齒年也。○感曰 齒年者夫論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踈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後已也。○感曰 齒齡也。○感曰 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

揚子八

三百。○感曰 李本作沒齒無愁也。○感曰 今從朱吳本蚊下曰衍字。○感曰 褐毛布也。○感曰 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感曰 三千言其衆也。○感曰 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感曰 或問循

吏曰吏也

○感曰 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感曰 游俠曰竊國

靈也

○感曰 靈命也。○感曰 朱亥田仲郭解尉孟原涉之徒。○感曰 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感曰 此去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彊。○感曰 靈福也。○感曰 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感曰 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感曰 倭幸曰不料而已。○感曰 籍孺

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感曰 料度也。○感曰 夫倭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已。○感曰 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感曰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

曰若張子房之智

○感曰 用行舍藏。○感曰 陳平之無悞。○感曰 內明其畫外無

違悞。○感曰 李本悞作恬。○感曰 今從宋吳本悞與悞同。○感曰 絳侯勃之果。○感曰 無

淵纂

誅諸呂立代秘曰光摧燕上官之鋒霍將軍之勇與廢之分而不懼終

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舍卒之際則輝應當時

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秘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

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

舒孰適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

不可得弘突而已矣利用安身秘曰仲舒欲施禮樂

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欽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旋所為發憤而

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或問近世名

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其所謂平矣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雋京兆之

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三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以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光曰雋祖宛切

尹扶風之繫節不彼茲若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

人治任公正詳劬裏疆不避責戚斯名卿矣將以問名將曰若條侯

之守昌邑不救漢以弊兵韓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

之征伐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博陸

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國家安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徵知之

將曰鼓之以道德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秘曰

無敵孫子五校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

之計一曰道征之以仁義戒惠此南國秘曰荀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

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具

猶劣諸膚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

三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帝使匈奴中單于欲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絕不與

食又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牧羝羊臥起持操節無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

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世稱東方生不及矣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

之盛也言不絕師行不絕表其流風遺書曹茂如也

武曰揚鄒朔之為故所以自發論也表則也茂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絕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

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當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方言又有封大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

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秘曰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未者不能純盡其流風遺或曰隱者也問以為世稱朔吏隱者書皆蔑然无足觀也光曰宋吳本或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曰你或問今從李本

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

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

隱道當如此十人者或曰問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

然或曰隱道多端或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固實

也言隱道實多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

仲尼亦然秘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運出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

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或曰孟軻亦然秘曰

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

之時故依隱玩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披

世不足貴也其髮也欲去而恐羅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

端故陳之于下

秘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運出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

秘曰孟軻亦然秘曰

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

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

之時故依隱玩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

狂接輿之披

世不足貴也

其髮也欲去而恐羅害者也

箕子之洪範接輿之

端故陳之于下

秘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運出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

秘曰孟軻亦然秘曰

端騫

歌鳳也哉

感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

而胡不可以及是。感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

而有聞者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羅一

本作難。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

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感曰言胡既不及此

應諳不窮正諫穢德

由此四事得名應諳似優。感曰應諳謂應

言不諧戲之如與侍。不窮似哲。感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出莫能窮者似智惠。光曰。感曰孟諫上林

吳本哲作。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感曰董履請焚甲

乙帳者。感曰時觀察。穢德似隱。感曰懷肉汗衣歲請

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更聚婦以隱迹。光曰宋

問名曰談達惡比。欲知誰比。感曰朔之名也談也達

本你請問名。達吳本作請問名。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

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謂

朔談諧敏達之。揚子八。士。

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

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

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感曰言朔非夷

齊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其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

此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嗚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掩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欽
以斯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
寧戚之義亦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
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
妾譽仁之賊也

光曰舉音餘下同仁以下民至于今稱之
而妄以毀譽加人足賊傷仁義者也
賊仁近鄉原賊義

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眾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俗皆謂之鄉原眾隨俗求媚
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
或問

子蜀人也請人蜀人**問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已顯仲元未聞**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君平然

其為人也奈何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位屈其意掾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

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无隘與不恭之失

從眾而不害於義揚十八**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

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

陽貢禹遇仲尼乎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禹字少卿二人為友世稱王陽

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

為不自高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

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子**

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者有位於朝故也**曰若是則奚**

言王貢力孝潔己而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曰明星皓**

言仲**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

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

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欲自高邪

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秘曰仲元之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

仲元

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

秘曰貌端故見者肅然敬

聞其言

者愀如也

秘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觀其行者

穆如也

秘曰行温故

但聞以德誡人矣

秘曰誡人者使人而從己

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鄆音義曰古鄆但通用今從宋吳本

未聞以德誡於人也

誡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

或曰育賁

言使人人心服而畏之。○秘曰人所畏服

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秘曰夏育孟賁皆衛

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秘曰育賁音奔下同

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

德

服之畏

請條

問其目也

曰非正不視非正不

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

吾先師之所畏也

所畏謂言不漸行不耻孔子擇焉。○秘曰孔子之所畏憚之

如

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

諸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或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頌聞

純善也。頌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其名也。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

其令聞。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蠡迪檢押

蠡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

曰檢押當作檢押。戶夾反。旁開聖則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君

君子之區品藪矣。論立言之是非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

子何以能

然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

弼蒲也。彪文也。積行內蒲文辭外發。

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

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般羿之斤矢指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

問航不漿衝不齋有諸

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齋。曰有之或曰

大器固不周於小乎

者不頤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

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所適航衝之器注一而用注謂航衝無所不施反矣。

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

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

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

子之。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僂也。彈駮數家併合於教。宋吳本僂。今從李本音義曰。它括切可也。至於子

思孟軻詭哉。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

蕪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及則

邪說也。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鄒析之徒則脫異聖

人之道已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詭說也。曰五尺於荀卿數見同門而

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諾。惟

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立合大。牛玄駢白晬而

角其弁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晬。宗廟之牛貴純毛

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弁諸廟矣。所以君

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

牛玄駢白作。牛駢白駢作粹。今從李本晬與粹同。或

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

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隊。隊。隊。隊。

澤也。玩猶珍也。廣稜也。隊乎猶言垂之。淪。淪。淪。淪。

形狀。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

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

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爾雅曰江河淮

源注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

于沱或淪于漢。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

曰嗚豕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玄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淮南說之用不如大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

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

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淮南鮮取焉爾

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淳辨虛妄不可迷信。必也儒乎。聖道

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

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也儒乎於是乎在下出

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必也。以儒為名乎

者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必曰相如文雖麗而寡

於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夸不專

而不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也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蘧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

也愛奇而雜故因駁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必曰古者詩三十餘篇孔子刪定取

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

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

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

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壽矣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孝為高通俗

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

披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

享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眾者也如淮

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享之非左道而何也。必

君子

音義曰天復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呼

本人作又並闕是何言歟吁者歎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青丹

初則炳然久則渝變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

矣奚聖人之多變也言五經支離万事錯綜

可無不可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聖人志道

五行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

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

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

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聖人之

者賢也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辭顏閔具辭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

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

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

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万物生

瘁不為少也言天之變化亦多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也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曰

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

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可石礙也水避礙則

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高者水之礙故避

避之則行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嘉其善也而忘

人之好不識彼或曰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許也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君子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

躬之以仁義進而進秘曰禮退而退日孳秘曰義退則退

孳而不知勸者也秘曰與倦同躬中也退而退當作退

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

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堪其

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光曰鮮

息淺切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仁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

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

聖人不遁于世不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

離于群是必退也秘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進則貪利苟退則慕偽名

也秘曰輕於進退者眾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退

不失真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

事而輔夾谷淫女樂發臍臍則歌之而行秘曰進之退之

惟禮義子子九或在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懼

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百

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忍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

則得其意也秘曰莊人有如莊生之曰作此者其有懼

乎秘曰非聖人者無法具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

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信死生齊貧

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秘曰夫死生異理

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

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

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

君子

人號今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耳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

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乎五行主於至通天地而

神運於六子管於聖人具謂通之其名曰儒秘曰陰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如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

君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

之仁而得仁。光曰作爲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

亦愛人而人亦敬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

自愛仁之至也秘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秘曰曲禮

曰毋不敬。未有不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秘曰未有不

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光曰躬仁。或問龍龜鴻鵠不亦

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性物

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

鵠性自壽耳人則爲仁然後易子九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秘曰

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

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咸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

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秘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

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

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孝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曰

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爲仙者惡名

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爲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

者乎。秘曰神仙人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君子

君子

君子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或曰世無仙則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

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置蠶也歟惟置蠶能使

無為有○者孰能○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

則能使無為有也。○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

言無以為其實。○有與無非問也

地之問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也

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惶乎不惶

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孝子惶乎不惶

養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或問

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

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

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冉有德故不朽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

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妾也君子不妾

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禮云庶人曰死死斯

也死則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賊之人妾生於世尔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妾生者也。○

不為殘賊而異得妾壽。○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

終自然之道也○夫春生則秋殺陽始

而陰終尔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君

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入其猶先存

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

卷終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於孝理亦粹矣

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大於終故啓之手足沒月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

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洽天下也。歡心其道甚大。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選孝至也。故為其始考所以

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先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

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一言而該道无所不該至。先王之至德。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无以加之是至德也。該備也。聖人之德無以加

聖人不如焉

也。該備也。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取足於天地天

地不取足於萬物也。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與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

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於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不父母之裕而

裕於父母也常不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事父母

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見舜。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夫失所以

孝養之裕也。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年不可不知

孝子愛日無須史解於心○**秘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

日不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夫能**

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屬者謂○**光曰**言齋重於祭

謂齋謂齋之曰**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秘曰**見其居處

謂思而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是以祭不實

而發斯談者有概乎時也○**秘曰**祭不實者孝子盡精極思

而存夫親何暇乎實之接也○**秘曰**專乎所親○**光曰**實謂

敬多而親少**人而不祭豺獭乎**○**秘曰**魚豺獭猶有所先人而

不祭豺獭魚豺獭猶有所先人而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

事哀戚○**秘曰**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

乎○**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

曰石奮石建父子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奮石建父子

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石奮少子建

比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

○**秘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秘曰**言人

孝謹方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為美乎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秘曰**子雲方論

孝至而儀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

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

者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

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莫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

亦明矣有是哉子雲也李君辨之○**秘曰**與堯之無子舜之

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子有**

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

偽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秘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

縕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

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曰**假儒衣書服

○**秘曰**縕於益切含菽非食縕絮惡衣

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言設有人假儒

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

親黨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

已不變是為儒矣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

曰何以處偽問何以見其偽者曰有人則作之

無人則輟之之謂偽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

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為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

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力行近仁斯亦次矣

名慕善名猶有所耻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

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

曰邵如之何邵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

曰亦勗之而已勗勉也言欲繼

其將相者勗勉也庫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已

如其卑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

夏桀周之道將方將大而以延其光方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

功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逆乎天或曰食如蠶

言精細也皆盡美盡善衣如華朱輪駟馬

孝至於此有受天

子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

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理也

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皆有袂畜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

青絲繩蓋傳之誤也曰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

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得之矣非勉則不復其

性或曰力有扛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

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

諧頑諧和也頑讓萬國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

神之情狀曰知天地者言形不測謂神惟聖人

能形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容之百人乎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

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先問臣曰若禔若順

視宜讀如媿尔雅曰媿媿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

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亮

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而安其上法地也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

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異亞之

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修其德何異也見異

而修德者末也猶大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

本末不修而存者末之有也感此必

亡矣。○猶糾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後曰天地之大德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

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乃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乃亂一人之得心矣。心為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動動非禮則

大者也

孝至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而數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不擬○或曰擬或作疑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爲其事乃據禮而後事○或曰擬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擬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擬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爲是

爲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或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宗德行也或曰謂由德而行乃爲羣行之長羣行之宗德行也或曰謂由德而行乃爲羣行之長羣行之宗德行也

成周乎觀書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或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或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樂况生其世乎周

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或曰習言由成王來積習爲治齊相之時温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或曰齊相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

召陵與之盟以禮禁也○或曰温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故習治則傷始

亂也傷悼○或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或曰習見治世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或曰先儒多以爲習亂則周道衰詩人本諸社席開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

好始治也好樂○或曰父活之俗昔安少治○或曰習見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

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懷至○或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黃文之南大夏

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或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

所以明漢與中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万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

言比親東女匈奴謂漢曰若親自曰呼韓邪後見漢而為孝慕之故皆為若親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親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也**曰都奚切○**也**悉淺反親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感慕上也
荒荒大也○**也**曰猶唐虞之世○**也**曰李本芒芒作

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
之伐○**也**曰如商周

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
宗夷者四方群夷也○**也**曰猾亂也蠢迪猶

喪師無次也
宗夷者四方群夷也○**也**曰猾亂也蠢迪猶

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疾猾亂中

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

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

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
麟曰言帝世泰和師而多德之至也○**也**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至也○**也**曰儀儀師師

德服四夷螭虎相相
仁少威多○**也**曰相在○

隼飛飛
攫撮急疾○**也**曰飛飛暴也言

未至也
德○

或曰詔詔比夷
謂

帶我金犀
金犀

不亦享乎
嫌禮胡如

珍膳寧鋤
寧鋤鋤其口也○**也**曰

不亦享乎
嫌禮胡如

巨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繹之靈也可不享

孝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漢〕揚雄撰；〔晉〕李軌等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74-0

I. 纂… II. ①揚…②李… III. ①古典哲學—中國—西漢時代②法言—註釋 IV. B234.9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76240號

ISBN 7-5013-2274-0



9 787501 322749 >

書名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全四冊)
著者 〔漢〕揚雄 撰 〔晉〕李軌等 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1sfxb@public1.n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〇·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74-0/K·639

定價 一三一〇圓

